

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卷第一

相鲁第一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中都鲁邑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如礼年五十异食也强弱异任、任谓力作之事各从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无文饰雕画不诈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为槨因丘陵为坟，不封、不聚土以起坟者也不树，不树松柏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得其宜咸得厥所。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于干侯平子别而葬之贬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桓子平子之子今合之，所以擒夫子之不臣。”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至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会遇之礼礼之简略者也揖让而登，献酢既毕，齐使莱人以兵鼓劫定公。莱人齐人东夷雷鼓曰孔子历阶而进，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两君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裔边裔夷狄俘军所获虏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乱两君之好也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中国之名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顷，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将盟，齐人加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鲁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齐侯将设享礼，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梁丘据旧闻齐鲁之故事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且牺象不出门，作牺牛及象于其背为嘉乐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礼，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秕谷之不成者稗草之似谷者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齐侯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四邑郛讙龟阴也洙有汶阳之田本鲁界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称家甲铠也邑无百雉之城，高丈长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孙不得意于季氏，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孔子以公与季孙叔孙孟孙，入于费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士众下伐之，费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奢侈踰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职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如归焉。言如归家无所之也

始诛第二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两观阙名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丑谓非义**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撮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士之为人虚伪亦聚党也而韩非谓华士耕而后食凿井而饮信其如此而太公诛之岂所以谓太公者哉**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狴狱牢也**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国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试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云：‘**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后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教皆当以义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当谨之自谓未有顺事且陈道德以服之以无刑杀而后为顺是先教而后刑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诗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辅也俾使也言师尹当毗辅天子使民不迷是以威力而不试，刑错而不用。**今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夫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载陟焉，何哉？陵迟故也。**陵迟犹陂池也**今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闲居，曾参侍。孔子曰：“参乎，今之君子，唯士与大夫之言可闻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也。于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户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对曰：“敢问何谓王之言？”孔子不应，曾子曰：“侍夫子之闲也，难对，是以敢问。”孔子又不应。曾子肃然而惧，扞衣而退，负席而立。有顷，孔子叹息，顾谓曾子曰：“参，汝可语明王之道与？”曾子曰：“非敢以为足也，请因所闻而学焉。”子曰：“居，吾语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则必还师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劳不费之谓明王，可得闻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劳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关讥市_■，皆不收赋，**讥呵也讥异服识异言及市_■皆不赋税古之法也**此则生财之路，而明王节之，何财之费乎？”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

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璞恣愿貌男恣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怨，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则民之弃恶，如汤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则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参以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属以理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时考之，进用贤良，退贬不肖，然则贤者悦而不肖者惧。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亲如此，故令则从，施则行，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斯不远之则也。周制，三百步为里，千步为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此说里数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误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国，乃为福积资求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宾。故曰无市而民不乏，无刑而民不乱。田猎罩弋，罩掩网弋缴射非以盈宫室也。征敛百姓，非以盈府库也。惨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多信而寡貌。其礼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饥而食，如渴而饮。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万民怀其惠，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问此义何谓？”孔子曰：“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又知其数，及其所在焉。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民，名誉兴焉，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贤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是故诛其君而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夺其财。故明王之政，犹时雨之降，降至则民悦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安而无忧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于哀公。公问曰：“敢问人道孰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公曰：“寡人虽无能也，愿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闻乎？”孔子对曰：“古之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婚为大。大婚至矣，冕而亲迎，亲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则是遗亲也。弗亲弗敬，弗尊也。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公曰：“寡人愿有言也。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下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焉？”鲁周公之后得郊天故言以为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实固，鄙陋不固安得闻此言乎！寡人欲问，不能为辞，请少进。”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庙天地神之次出以治直言之礼，以立上下之敬，夫妇正则始可以治正言礼矣身正然可以正人者也物耻、则足以振之，耻事不知礼足以振救之国耻、足以兴之，耻国不知足以兴起者也故为政先乎礼，礼其政之本与。”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本也。伤其本，则支从之而亡。三者，

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则大化忤乎天下矣。气满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国无鰥民爱其身以及人之身爱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国家顺矣。”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行则民作则，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恭敬以从命，若是，则可谓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公曰：“何谓成其亲？”孔子对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与名，谓之君子，则是成其亲，为君而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爱政而不能爱人，则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则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则不能乐天。”天道也公曰：“敢问何能成身？”孔子对曰：“夫其行已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曰：“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不闭常通而能久言无极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言惹愚，暗也幸烦子之于心。”欲烦孔子议识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亲。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此谓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闻如此言，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卫，冉求言于季孙曰：“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卫，卫将用之。己有才而以资邻国，难以言智也，请以重币迎之。季孙以告哀公，公从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馆焉。就孔子舍公自阼阶，孔子宾阶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褰大也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以乡，随其乡也丘未知其为儒服也。”公曰：“敢问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则不能终其物，悉数之则留仆未可以对。”留久也仆太仆君燕朝则正位掌侯相更衣之为久将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敷陈先王之道以为政治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力行仁义道德以待人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动作顺，其大让如慢，慢简略也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媿，难进而易退，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处齐难，齐庄可畏难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诚信，行必忠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预有如此者。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惧；阻难也以兵为之难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三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不再过言流言不极；流言相毁不穷极也不断其威，常严庄也不习其谋；不豫习其谋虑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其居处不过，其饮食不溇；其过失可征辩，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櫓；干櫓也櫓大戟戴仁而行，抱德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者也荜门圭窬，荜门荆竹织门也圭窬穿墙为之如圭也蓬户瓮牖，以编蓬为户破瓮为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后可以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粮以为一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敢疑贰事君也上不答之，不敢以谄；其为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同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犹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犹动静也竟终也言身虽危动静犹终身不忘百姓其忧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必以和，优游以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与众人小合其宽裕有如此者。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不求厚禄，程犹效也言功效而已不求厚禄也推贤达能，不望其报；君得其志，民赖其

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常自洁净其身沐浴于德行也陈言而伏；陈言于君不望其报静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翘之，又不急为也；言事君清静因事而止之则君不知默而翘发之不急为所以为不为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言不因势位自矜庄世治不轻，世乱不沮；不自轻不自沮同己不与，异己不非；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尚宽，底厉廉隅，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虽以分国，视之如锱铢，视之轻如锱铢八两为锱弗肯臣仕；其规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别则闻，流言不信，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动作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儒有不陨获于贫贱，陨获忧闷不安之貌不充诎于富贵；充诎踊跃参扰之貌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溷辱闵疾言不为君长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忘常以儒相诟疾。”诟辱哀公既得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终歿吾世，弗敢复以儒为戏矣。”

问礼第六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对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礼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辩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为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不废其会节。所谓礼也会谓男女之会节谓亲疏之节也既有成事，而后治其文章黼黻，以别尊卑上下之等。其顺之也，而后言其丧祭之纪，宗庙之序，品其牺牲，设其豕腊，修其岁时，以敬其祭祀，别其亲疏，序其昭穆，而后宗族会燕，即安其居，以缀恩义。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玕，器不彤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礼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对曰：“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当其情欲而已虐杀刑诛，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后，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言偃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乎？”孔子言：“我欲观夏，是故之杞，夏后封于杞也而不足征也，征成吾得夏时焉；于四时之正正夏数得天心中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殷后封宋而不足征也，吾得乾坤焉；干天地得天地阴阳之书也乾坤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此观之。夫礼，初也始于饮食，太古之时，燔黍桴豚，古未有釜甑释米擗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污■杯饮，蕢桴土鼓，凿地为■以手饮之也犹可以致敬鬼神，神飨德不求备物也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高某复然后饮腥苴熟，始死含以珠贝将葬苞苴以遣奠以送之形体则降，魂气则上，是谓天望而地藏也。魂气升而在天形体藏而在地故生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掘地而居谓之营窟有柴谓之橧在树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冶金为器用刑范也合土，合和以作瓦物以为宫室户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火曰燔也以烹以炙，煮之曰烹炮之曰炙以为醴醕；醴醕酒醕浆酢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言尚古在略近醴醕在户，醴■齐也五齐二曰醴齐三曰■齐染醴在堂，深醴澄齐澄酒在下，澄清漏其酒也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以降上神，上神天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佑。作其祝号，牺牲玉帛祝辞皆异为之号也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熟其穀，言虽有所熟犹有所腥腥本不忘古也越席以坐。翦蒲席也■布以■，■覆酒巾也质故用疏也衣其浣帛，练染以为祭服醴醕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嘉善乐也然后退而合烹，合其烹熟之礼无复醒也体其犬豕牛羊，体解其牲体而荐之

实其簠簋，受黍稷之器也筮豆钶羹，竹曰筮木曰豆钶所以盛羹也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语于先祖嘏以慈告，嘏传先祖语于孝子是为大祥，祥善此礼之大成也。”

五仪解第七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鲁国之士，与之为治，敢问如何取之？”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曰：“然则章甫綯履，章甫冠也綯履履头有钩饰也绅带缙笏者，皆贤人也。”绅大带缙捶也笏所以执书思对命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谓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轩者，则志不在于食烹；端衣玄裳斋服也轩轩车煮辛菜也斩衰管菲，杖而歠粥者，则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谓此类也。”公曰：“善哉！尽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公曰：“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庸人？”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闇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公曰：“何谓士人？”孔子曰：“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行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所务者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无伐善之色也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踰闲，闲法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富则天下无宛财，宛积也古字亦或作此故或误不着草矣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公曰：“何谓圣人？”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邻以喻界畔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若何？”孔子对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则丘亦无所闻焉。”君如此言已为知之故无所复言谦以诱进哀公矣公曰：“非吾子，寡人无以启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庙，如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昧爽夙兴，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兴起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日出听政，至于中，中日中映中诸侯子孙，来为宾，行礼揖让，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亦可知矣。缅然长思，出于四门，周章远望，睹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言亡国故墟非但一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任于官，言各当以其所能之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钳钳妄对不谨诚无取啍啍，啍啍多言捷捷贪也，捷捷而不已食所以为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诞欺诈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愚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愚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迓。”言人无智者虽性愚信不能为大恶不愚信而有智然后乃可畏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大则攻，其道如何？”孔子对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相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将谁攻之？苟为此道，民畔如归，皆君之讎也，将与谁守？”公曰：“善哉！于是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为？”

对曰：“为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子曰：“为其兼行恶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惧焉，有间，复问曰：“若是乎君之恶恶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恶恶道不甚，则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则百姓之亲上亦不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惓惓，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悦。’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闻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岂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纣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必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为助也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圯，以致天燹、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太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征咎，所以儆人臣者也；儆戒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将行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

孔子家语卷第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言思无所不至二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缤纷，下蟠于地，蟠委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却塞旗执戟，夺取也取敌之旌旗职截耳也以效获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贡复进曰：“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澠渚之野，澠渚广大之类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着缟衣白冠，兵凶事故白冠服也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唯赐能之，使夫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辩哉。”颜回退而不对。孔子曰：“回来，汝奚独无愿乎？”颜回对曰：“文武之事，则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虽然，各言尔志也，小子言之。”对曰：“回闻熏莸不同器而藏，熏香莸臭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言无踰越沟池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藪，广平曰原泽无水曰藪也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对曰：“夫子何选焉？”孔子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颜氏之子有矣。”

鲁有俭嗇者，瓦鬲煮食，瓦釜食之，自谓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甗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大牢之馈。牛羊豕饔饩也子路曰：“瓦甗，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亲。吾非以饔具之为厚，以其食

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渔者，而献鱼焉，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市远，无所鬻也，思虑弃之粪壤，不如献之君子，故敢以进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扫地将以享祭。门人曰：“彼将弃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诸惜其腐[■]，而欲以务施者，仁人之偶也，恶有受仁人之馈，而无祭者乎？”

季羔为卫之士师，^{狱官}别人之足，俄而卫有蒯聩之乱，^{初卫灵公太子蒯聩得罪出奔晋灵公卒立其子辄蒯聩自晋袭卫时子羔子路并位于卫也}季羔逃之，走郭门，别者守门焉。谓季羔曰：“彼有[■]。”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窞。”季羔曰：“君子不隧。”^{隧从窞出}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罢，季羔将去，谓别者：“吾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别子之足矣，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别者曰：“断足固我之罪，无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君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悦君也。”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得季孙千钟之粟以施与众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见老聃而西观周敬叔言于鲁君给孔子车马问礼于老子孔子历观郊庙自周而还弟子四方来习也}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万物皆正}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太颠闾天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已行化，^{载亦行矣}言行已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

曾子曰：“入是国也，言信于群臣，而留可也；见忠于卿大夫，则仕可也；泽施于百姓，则富可也。”孔子曰：“参之言此可谓善安身矣。”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其民修沟渎，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一簞食^簞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子路忿不悦，[■]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为餓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廩以賑之，而私以尔食饋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矣。”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之为人何如？”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说襄公，公不受，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不智也；^{齐襄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孙无知杀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齐人杀无知鲁伐齐纳子纠小白自莒先入是为桓公公乃杀子纠召忽死之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车，无惭心，是无丑也；^{言无耻恶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知权命也；桎梏而无惭心，自裁审也；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夫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适齐，中路闻哭者之声，其音甚哀。孔子谓其仆曰：“此哭哀则哀矣，然非丧者之哀矣。”驱而前，少进，见有异人焉，拥镰带素，哭者不哀。孔子下车，追而问曰：“子何人也？”对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丧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觉，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闻乎？愿子告吾，无隐也。”丘吾子曰：“吾少时好学，周遍天下，后还丧吾亲，是一失也；长事齐君，君骄奢失士，臣节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离绝，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识之，斯足为戒矣。”

自是 弟子辞归养亲者十有三。”

孔子谓伯鱼曰：“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唯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终而有大名，以显闻四方，流声后裔者，岂非学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其容不可以不饬，不饬无类，无类失亲，**类宜为貌不在饬故无貌不得言不饬无类也礼貌矜庄然后亲爱可久故曰无类失亲也失亲不忠，情不相亲则无忠诚不忠失礼，礼以忠信为本失礼不立。非礼则无以立夫远而有光者，饬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譬之污池，水潦注焉，萑苇生焉，虽或以观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潦注于池而生萑苇观者谁知其非源泉乎以言学者虽从外入及其用之人谁知其非从此出也者乎**

子路见于孔子曰：“负重涉远，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歿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若过隙。”孔子曰：“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孔子之郟，**郟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縣也郟子達禮孔子故**■**諮問焉**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倾盖驻车**终日，甚相亲。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以赠先生。”**赠送**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士不中间见，女嫁无媒，君子不以交礼也。”**中间谓始介**也有间，又顾谓子路。子路又对如初。孔子曰：“由，诗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清扬眉目之间也宛然美也幽期而会令愿也**今程子，天下贤士也，于斯不赠，则终身弗能见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于河梁而观焉。**河水无梁庄周书说孔子于闾梁言事者通渭水为河也有悬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悬二十四丈者也**■**圖流九十里，圖流回流也水深急则然**鱼鳖不能导，鼃鼃不能居。**道行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厉渡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圖流九十里，鱼鳖鼃鼃不能居也，意者难可济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问之，曰：“子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措吾躬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也。”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成身亲之，而况于人乎！”

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也**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于财，■**膏甚也**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王使使聘于鲁，问于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萍水草也可剖而食也，吉祥也，唯霸者为能获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来以告鲁大夫，大夫因子游问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郑，过乎陈之野，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应也。吾是以知之。”

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不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

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马。”**懔懔戒惧之貌扞马突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御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讎也。如之何其无畏也。”

鲁国之法，赎人臣妾于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贡赎之，辞而不取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独适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人受金则为不廉，则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

子路治蒲，请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对曰：“邑多壮士，又难治也。”子曰：“然，吾语尔，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容困；**言爱恕者能容困穷温而断，可以抑奸。如此而加之，则正不难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则可谓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穷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长则务学，老思其死则务教，有思其穷则务施。”

伯常骞问于孔子曰：“骞固周国之贱吏也，不自以不肖，将北面以事君子，敢问正道直行，不容于世，正道直行而出莫之能贵故行之则不容于世隐道直行，然亦不忍，世乱则隐道为行然亦不忍为隐事今欲身亦不穷，道亦不隐，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问也。自丘之闻，未有若吾子所问辩且说也。辩当其理得其说矣丘尝闻君子之言道矣，听者无察，则道不入，言听者不明察道则不能入也奇伟不稽，则道不信。稽考也听道者不能考校奇伟则道不见信此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尝闻君子之言事矣，制无度量，则事不成，其政晓察，则民不保。保安也政大晓了分察则民不安矣又尝闻君子之言志矣，■折者不终，■则折矣不终其性命矣径易者则数伤，径轻也志轻则数伤于义矣浩倨者则不亲，浩倨简略不恭如是则不亲矣就利者则无不弊。言好利者不可久也又尝闻养世之君子矣，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赴忧患从劳苦轻者宜为后重者宜为先养世者也见像而勿强，像法也见法而已不以强世也陈道而勿怫。怫诡也陈道而已不与世相诡违也此四者，丘之所闻也。”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欹倾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曰：“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对曰：“以其不息，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似乎德，遍与诸生者物得水而后生水不与生而又不德也其流也则卑下，倨邑必修，其理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

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出而问于孔子曰：“向也赐观于太庙之堂，未既辍，还瞻北盖，皆断焉，辍止观北面之盖断绝也彼将有说耶？匠过之也。”孔子曰：“太庙之堂宫，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尽其功巧，盖贵久矣，尚有说也。”尚犹必也言必有说

孔子曰：“吾有所齿，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强学，老而无以教，吾耻之；去其乡事君而达，卒遇故人，曾无旧言，吾鄙之；事君而达得志于君而见故人曾无旧言是弃其平生之旧交而无进之心者乎与小人处而不能亲贤，吾殆之。”殆危也夫疏贤而近小人是危亡之道也

子路见于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路出，子贡入，问亦如之。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对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子贡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臣从君命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赐，汝不识也。昔者明王万乘之国，有争臣七人，则主无过举；天子有三公四辅主谏争以救其过失也四辅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也千乘之国，有争臣五人，则社稷不危也；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内外者也故有五人焉百乘之家，有争臣三人，大夫之臣有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义谏诤则禄位不替；父有争子，不陷无礼；士有争友，不行不义。士虽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义匡其君故须朋友之谏争于己然后不义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从父命，奚诤为孝？臣从君命，奚诤为贞？夫能审其所从，当

详审所宜从与不之谓孝，之谓贞矣。”

子路盛服见于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觞可以盛酒言其微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风则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尔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奋于言者华，自矜奋于言者华而无实奋于行者的伐，自矜奋行者是自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智，行至则仁，既仁且智，恶不足哉！”

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披褐而怀玉，何如？”褐毛布衣子曰：“国无道，隐之可也；国有道，则袞冕而执玉。”袞冕文衣盛饰

好生第十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对。公曰：“寡人有问于子而子无言，何也？”对曰：“以君之问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为对。”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异类四方之夷狄也凤翔麟至，鸟兽驯德，驯顺无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问，是以缓对。”

孔子读史至楚复陈，陈夏征舒杀其君楚庄王讨之因陈取之而申叔时谏庄王从之还复陈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离上艮下离为火艮为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贲饰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邵伯听讼于甘棠爱其树作甘棠之诗也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子路曰：“由乃今闻此言，请摄齐以受教。”齐裳下缉也受教者摄齐升堂

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王恭王弓鸟■之良弓

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近也重狱事故与众议之

孔子问漆雕凭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贤？”对曰：“臧氏家有守龟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为一兆，武仲三年而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为三兆，凭从此之见，若问三人之贤与不贤，所未敢识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言人之过也，微而着。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见，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为如也

鲁公索氏，先落反将祭而亡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将亡，后一年而亡。”门人问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过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尽于其亲，将祭而亡其牲，则其余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虚芮二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乃相谓曰：“西伯仁也，西伯文王盍■质之。”盍何不质正也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于卿。虚芮之君曰：“嘻！吾侪小人也，侪等不可以入君子之朝。”远自相与而退，咸以所争之田为闲田也。孔子曰：“以此观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从，不教而听，至矣哉。”

曾子曰：“狎甚则相简，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其庄足以成礼。”孔子闻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谓参也不知礼乎！”

哀公问曰：“绅委章甫，委委貌章甫冠名也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对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袭慢，非性矜庄，服使然也；介冑执戈者，无退懦之气，非体纯猛，服使然也。且臣闻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为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长者不为市，言长者之行则不为市买之事窃夫其有益与无益，君子所以知。”窃宜为察孔子谓子路曰：“见长者而不尽其辞，虽有风雨，吾不能入其门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谓子路曰：“君子以心导耳目，立义以为勇；小人以耳目导心，不慈以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从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则可从足以为师也

孔子曰：“君子三患，未之闻，患不得闻；既得闻之，患弗得学；既得学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而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耻之。”凡兴功业多少与人同而功殊倍己故耻之也

鲁人有独处室者，邻之厘妇，厘寡妇也亦独处一室。夜暴风雨至，厘妇室坏，趋而托焉，鲁人闭户而不纳，厘妇自牖与之言：“何不仁而不纳我乎？”鲁人曰：“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尔也。”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姬不建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鲁人曰：“柳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闻之曰：“善哉！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袭其为，可谓智乎！”

孔子曰：“小辩害义，小言破道，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别；鹿鸣兴于兽，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鸟兽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谓子路曰：“君子而强气，而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气，则刑戮荐臻。豳诗曰：‘殆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殆及也彻剥也桑土桑根也鸱鸢天未雨剥取桑根以缠绵其牖户喻我国家积累之功乃难成之苦者也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时言我先王致此大功至艰而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谓管蔡之属不可不遏绝之以存周室者也孔子曰：“能治国家之如此，虽欲侮之，岂可得乎？周自后稷积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刘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让，其树根置本，备豫远矣。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于是属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闻之君子不以所养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遂独与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从之如归市焉。’天之与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恶能侮。武庚纣子名禄父与管叔共为乱也邶诗曰：‘执轡如组，两骖如□。’”骖之以服和调节中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政乎！夫为组者，二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动于近，行于远也。执此法以御民，岂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竿旄之诗者乐乎善道告人取喻于素丝良马如组紕之义

孔子家语卷第三

观周第十一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也老聃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遂言于鲁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僖子云孔子圣人之后也，圣人殷汤灭于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鲁故曰灭于宋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国而授厉公，弗父何缙公世子厉公兄也建国以受厉公春秋传曰以有宋而授厉公宜始也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父何之曾孙也戴武宣三公也三命兹益恭。考父士一命其大夫再命卿三命是也故其鼎铭曰：‘臣有功德君命铭之于其宗庙之鼎也一命而倮，再命而伋，三命而俯，伋恭于’

倮俯恭于倮循墙而走，言恭之甚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亦莫之侮。于是，粥于是，以餬其口，饘糜也。为糜粥于此鼎言至俭也其恭俭也，若此。’ ” 臧孙纆有言：“ 圣人之后，若不当世，纆臧武仲弗父何殷汤之后而不继世为宋君则必有明君而达者焉，孔子少而好礼，其将在矣。” 将在孔子属臣曰：“ 汝必师之，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君盍以乘资之，臣请与？” 公曰：“ 诺。” 与孔子车一乘，马二疋，坚其侍御。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苾弘，弘周大夫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则法察庙朝之度。宗庙朝廷之法度也于是喟然曰：“ 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身父母有之也；无以恶己为人臣者。” 言听则仕不用则退保身全行臣之节也孔子曰：“ 敬奉教。” 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世之博学者谓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远矣也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 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黻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

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虽处安乐必警戒也无所行悔。言当详而后行所悔之事不可复行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喟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绵绵微细若不绝则有成罗网者也毫末不札，将寻斧柯。如毫之末言至微也札拔也寻用者也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或之东西转移之貌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水阴长右江海虽在于其左而能为百川长以其能下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 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 小人识之，音志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战战恐也兢兢戒也恐坠也恐陷也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 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难行也。” 老子曰：“ 夫说者流于辩，流犹过也失也听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卫将军文子，卫卿名弥牟也问于子贡曰：“ 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盖入室升堂者，七十有余人，其孰为贤？” 子贡对以不知。文子曰：“ 以吾子常与学贤者也，不知何谓？” 子贡对曰：“ 贤人无妄，贤人无妄举动不妄知贤即难，故君子之言曰：‘ 智莫难于知人，是以难对也。’ ” 文子曰：“ 若夫知贤莫不难，今吾子亲游焉，是以敢问。” 子贡曰：“ 夫子之门人盖有三千就焉，赐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遍知以告也。” 文子曰：“ 吾子所及者，请问其行。” 子贡对曰：“ 夫能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贰再也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称言不苟，举言典法不苟且也是颜回之行也。孔子说之以诗曰：‘ 媚兹一人，应侯慎德，一人天子也应当也侯惟也言颜渊之德之以媚爱天子当于其心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则。’ 言能长是孝道足以为法则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显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则王者之相也。在贫如客，言不以贫累志矜庄如为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不迁怒，不深怨，不录旧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论其材曰：‘ 有土之君子也，有众使也，有刑用也，然后称怒焉。’ 言有土地之君有众足使有

刑足用然后可以称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冉雍能终其行正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说不怒之义遂及正夫以怒亡身不畏强御，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循其性也而言不诬其尔其都以富，仲由长于富贵材任治戎，戎军旅也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说之以诗曰：‘受小拱大拱而为下国骏庞，荷天子之龙，孔子曰和仲由以文说之以诗此其义也拱法也骏大也庞厚也龙荷之言受大小法为下国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不懟不悚，敷奏其勇。’懟恐悚惧敷陈奏荐强乎武哉，文不胜其质，言子路强勇文不胜其质恭老恤幼，不忘宾旅，宾旅谓寄客也好学博艺，省物而勤也，省录诸事而能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语之曰：‘好学则智，恤孤则惠，恭则近礼，勤则有继，尧舜笃恭以王天下，其称之也，曰宜为国老。’国老助宣德教齐庄而能肃，志通而好礼，揜相两君之事，笃雅有节，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礼经三百，可勉能也，’礼经三百可勉学而能知威仪三千则难也。能躬行三千之威仪则难可为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问曰：‘何谓也？’子曰：‘貌以宾礼，礼以宾辞，是谓难焉。’言所以为者当观容貌而宾相其礼度其礼而宾相其辞度事制仪故难也众人闻之，以为成也。孔子语人曰：‘当宾客之事，则达矣。’众人闻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仪故以为成也孔子曰当宾客之事则达未尽达于治国之本体也谓门人曰：‘二三子之欲学宾客之礼者，其于赤也，满而不盈，实而如虚，过之如不及，先王难之。’盈而如虚过而不及是先王之所难而会参体其行博无不学，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无所不信，其骄于人也，常以浩浩，浩然志大骄太貌也大人富贵者也是以眉寿，不慕富贵安静虚无所以为之富贵是曾参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悌以敬长是德之次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称之。’美功不伐，贵位不善，不侮不佚侮佚贪功慕势之貌不傲无告，鰥寡孤独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子张之行不傲此四者是颡孙师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则犹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则仁也，不弊愚百姓即所谓不傲之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乐悌易也乐以强教之易以说安之民皆有是父之尊母之亲也夫子以其仁为大学之深。’学而能入其深义也送迎必敬送迎宾客常能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说之以诗曰：‘式夷式已，无小人殆，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则已也殆危也无以小人至于危也若商也，其可谓不险矣。’险危也言子夏常厉以断之近小人断不危贵之不喜，贱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廉于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佑助其下也是澹台灭明之行也。孔子曰：‘独贵独富，君子助之，夫也中之矣。’夫谓灭明中犹当也先成其虑，及事而用之，故动则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则学，欲知则问，欲善则详，欲善其事当详慎也欲给则豫，事欲给而不得则莫若于豫当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独居思仁，公言仁义，其于诗也，则一日三覆白圭之玷，玷缺也诗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一日三覆之慎之至也是宫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为异士。殊异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为异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者也自见孔子，出入于户，未尝越礼，■来过之，足不履影，言其■来常迹故迹不履影也启蛰不杀，春分当发蛰虫启户咸出于此时不杀生也方长不折，春夏生长养时草木不折执亲之丧，未尝见齿，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亲丧，则难能也，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成汤恭而以恕，是以日隤。’隤升也成汤行恭而能恕出见博鸟焉四面绝网乃去其三面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隤言汤疾行下人之道其圣敬之德日升闻也凡此诸子，赐之所亲睹者也，吾子有命而讯赐，讯问赐也固不足以知贤。”文子曰：“吾闻之也，国有道则贤人兴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有时用也乃百姓归之，若吾子之论，既富茂矣，壹诸侯之相也，壹皆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贡既与卫将军文子言，适鲁见孔子曰：“卫将军文子问二三子之于赐，不壹而三焉，赐也辞不获命，以所见者对矣，未知中否，请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贡以其辞状告孔子。子闻而笑曰：“赐，汝次焉人矣。”言为知人之次子贡对曰：“赐也何敢知人，此以赐之所睹也。”孔子然：“吾亦语汝耳之所未闻，目之所未见者，岂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贡曰：“赐愿得闻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旧怨，盖伯夷叔齐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义而行信，孝于父母，恭于兄弟，从善而不教，盖赵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爱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君陈则进而用之，陈谓陈列于

君为君之使用也不陈则行而退，盖随武子之行也；其为人之渊源也，多闻而难诞，**诞叹**内植足以没其世，国家有道，其言足以治，无道，其默足以生，盖铜鞮伯华之行也；外宽而内正，自极于隐括之中，**隐括所以自极**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终，盖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义图，**允信也图谋也**约货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约省其货以远去其怨**轻财不匮，盖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虽不量于其身，**谓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于其君，是故君择臣而任之，臣亦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君有道则顺从其命无道衡命，衡横也谓不受其命之隐居者也**盖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尤过**国无道，处贱不闷，**闷忧**贫而能乐，盖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易治**居下不援其上，**虽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进**其亲观于四方也，不忘其亲，不尽其乐，**虽有观四方之乐常念其亲不尽其归之以不能则学，不为己终身之忧，凡忧忧所知不能则学何忧之有**盖介子山之行也。”子贡曰：“敢问夫子之所知者，盖尽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谓其然？亦略举耳目之所及而矣。昔晋平公问祁奚曰：‘羊舌大夫，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辞以不知。公曰：‘吾闻子少长乎其所，**于其所长**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对曰：‘其少也恭而顺，心有耻而不使其过宿；**心常有所耻恶及其有过不令更宿辄改其为大夫，悉善而谦其端；尽善道而谦让是其正也**其为舆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于其为容也，温良而好礼，博闻而时出其志。’**时出以其出之悔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问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变，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贡跪曰：“请退而记之。”

贤君第十三

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而子次之贤，何也？”孔子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对曰：“灵公之弟曰，灵公弟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又有士林国者，见贤必进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灵公无游放之士，灵公贤而尊之。又有士曰庆足者，卫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贤于朝**灵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以道去卫，而灵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之入，而后敢入。臣以此取之，虽次之贤，不亦可乎。”

子贡问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子曰：“吾未识也，**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子曰：“赐，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子贡曰：“进贤贤哉。”子曰：“然，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子产，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孔子对曰：“此犹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闻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废其世祀，荒于淫乐，耽湎于酒，佞臣谄谀，窥导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杜口**天下诛桀。而有其国，此谓忘其身之甚矣。”

颜渊将西游于宋，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则远于患，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国，岂特一身者哉。**特但**故夫不比于数，而比于，不亦远乎；**不比亲数近疏远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虑不先定，临事而谋，不亦晚乎。”

孔子读诗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惧，曰：“彼不达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道废，违上离俗则身危，时不兴善，己独由之，则曰非妖即妄也。故贤也既不遇天，恐不终其命焉，桀杀龙逢，纣杀比干，皆类是也。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跼。’**此正月六章之辞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己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干忌讳也跼累足也言地至厚己不敢不累足恐陷累在位之罗网此言上下畏罪，无所自容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贤君治国，所先者何？”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由闻晋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贱不肖而不能去，贤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贱而讎之，怨讎并存于国，邻敌构兵于郊，中行氏虽欲无亡，岂可得乎。”

孔子闲处，喟然而叹曰：“向使铜鞮伯华无死，则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愿闻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难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学，壮而有勇，则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谁下哉？”子曰：“由不知，吾闻以众攻寡，无不克也，以贵下贱，无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犹下白屋之士，草屋也日见百七十人，斯岂以无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恶有道而无下天下君子哉？”

齐景公来适鲁，舍于公馆，使晏婴迎孔子，孔子至，景公问政焉。孔子答曰：“政在节财。”公悦，又问曰：“秦穆公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而政其中，其举也果，其谋也和，法无私而令不愉，愉宜为愉愉苟且也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首宜为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与语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虽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卫灵公问于孔子曰：“有语寡人有国家者，计之于庙堂之上，则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则知得之，人所谓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谓也。”

孔子见宋君，君问孔子曰：“吾欲使长有国，而列都得之，国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无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孔子对曰：“千乘之君，问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问，问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尽可得也。丘闻之，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得之；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士益之禄，则皆竭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任能黜否，则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岂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难，唯欲行之云耳。”

辩政第十四

子贡问于孔子曰：“昔者齐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于夫子，子曰：‘政在谏臣。’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悦近而远来。’三者之问一也，而夫子应之不同，然政在异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齐君为国，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伎乐，不解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鲁君有臣三人，孟孙叔孙季孙三也内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诸侯之宾，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谏臣。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此三者所以为政殊矣。诗云：‘丧乱蔑资，曾不惠我师，’蔑无也资财也师众也夫为亡乱之政重赋厚敛民无资财曾莫肯爱我众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止止息也邛病也谗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也；又曰：‘乱离瘼矣，奚其适归。’离忧也瘼病也言离散以成忧忆祸乱于斯归于祸乱者也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岂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谏，正其事以谏其君二曰戆谏，戆谏无文饰也三曰降谏，卑降其体所以谏也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唯度主而行之，吾从其风谏乎。”风谏

依违远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贵也。中行文子倍道失义，以亡其国，而能礼贤，以活其身，此说陪道失义不宜说得道之意而云礼贤不与上相次配又文子无礼贤之事中行文子得罪于晋出亡至边从者曰谓此畜夫者君子也故休马待骏者文子曰吾好音以子遗吾琴好佩子遗吾玉是以不振吾过自容于我者也吾怨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车人问文子之所右执而不杀之孔子闻之曰文子倍道失义以亡其国然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礼贤以为宜以然后得也圣人转祸为福，此谓是与。”若人将死不入得活故曰转祸为福

楚王将游荆台，司马子祺谏，王怒之，令尹子西贺于殿下，谏曰：“今荆台之观，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与子共乐之矣。”子西步马十里，引辔而止，曰：“臣愿言有道，王肯听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闻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谏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谏臣也，愿王赏忠而诛谏焉。”王曰：“我今听司马之谏，是独能禁我耳，若后世游之，何也？”子西曰：“禁后世易耳，大王万岁之后，起山陵于荆台之上，则子孙必不忍游于父祖之墓，以为欢乐也。”王曰：“善。”乃还。孔子闻之曰：“至哉子西之谏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后者也。”

子贡闻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产晏子，可为至矣。敢问二大夫之所为，目夫子之所以与之者。”孔子曰：“夫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晏子于君为忠臣，而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

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宫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两眉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至矣。’急告民趋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民人，唯齐有备，不败。”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征矣。”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众悦，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语丘所以为之者。”对曰：“不齐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举善矣。中节也，中人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齐之道。”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尧舜听天下，务求贤以自辅。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贡为信阳宰，将行，辞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时，无夺无伐，无暴无盗。”子贡曰：“赐也少而事君子，岂以盗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详也，夫以贤代贤，是谓之夺；以不肖代贤，是谓之伐；缓令急诛，是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盗非窃财之谓也。吾闻之知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谓蔽贤。扬人之恶，斯为小人。内不相训，而外相谤，非亲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恶，若己受之，故君子无所不慎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宽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之政，而三称其善，其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吾见其政矣。入其境，田畴尽易，草莱甚辟，沟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墙屋完固，树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闲，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断，故其政不扰也。以此观之，虽三称其善，庸尽其美乎！”

孔子家语卷第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也。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继嗣不立则乱之萌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农桑；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不终始，无务多业；记闻而言，无务多说；**但说所闻而言言不出说中故不可以务多说**比近不安，无务求远。是故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谏谏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国无危亡之兆，家无悖乱之恶，父子兄弟无失，而交友无绝也。”

孔子见齐景公，公悦焉，请置廩丘之邑以为养。孔子辞而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赏功受赏，今吾言于齐君，君未之有行，而赐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于是遂行。

孔子在齐，舍于外馆，景公造焉。宾主之辞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适至，言先王庙灾。”景公覆问灾何王之庙也。孔子曰：“此必厘王之庙。”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报其德。**此逸诗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祸亦如之。夫厘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华丽之饰，宫室崇峻，舆马奢侈，而弗可振也，**振救**故天殃所宜加其庙焉，以是占之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罚其庙也？”孔子曰：“盖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则文武之嗣，无乃殄乎，故当殃其庙，以彰其过。”俄顷，左右报曰：“所灾者，厘王庙也。”景公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过人远矣。”子贡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子曰：“与之琴，使之弦，侃侃而乐，作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子曰：“君子也。”子贡曰：“闵子哀未尽。”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赐也或敢问之。”孔子曰：“闵子哀未忘，能断之以礼；子夏哀已尽，能引之及礼。虽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无体之礼，敬也；无服之丧，哀也；无声之乐，欢也。不言而信，不动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钟之音，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其志变者，声亦随之。故志诚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

孔子见罗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夫子问之曰：“大雀独不得，何也？”罗者曰：“大雀善惊而难得，黄口贪食而易得。黄口从大雀则不得，大雀从黄口亦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善惊以远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从为祸福。故君子慎其所从，以长者之虑，则有全身之阶，随小者之慧，而有危亡之败也。”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易损卦次得益次决决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吾是以叹也。”子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故曰：‘自贤者，天下之善言不得闻于耳矣。’昔尧治天下之位，犹允恭以持之，克让以接下，**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岁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国与夏桀作乱**自满而极，亢意而不节，斩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讨之，如诛匹夫，是以千载而恶着，迄今而不灭。观此，如行则让长，不疾先，如在舆遇三人则下之，遇二人则式之，调其盈虚，不令自满，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

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东夷之子，慕

诸夏之礼，有女而寡，为内私媾。终身不嫁，嫁则不嫁矣，亦有贞节之义也。苍梧饶娶妻而美，让与其兄，让则让矣，然非礼之让矣。不慎其初，而悔其后，何嗟及矣。言事至而后悔，吁嗟又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为非，以非为是乎？后虽欲悔，难哉。”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殄而不避，殄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摄荆相事，孔子闻之，使人观其政焉。使者反曰：“视其朝清静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壮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子夏问于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贤于丘。”曰：“子贡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敏贤于丘。”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贤于丘。”曰：“子张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庄贤于丘。”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何事先生？”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谓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义所在耳。赐能敏而不能诘，言人虽辨敏亦宜有屈折时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言人虽矜庄亦当有和同时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与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贰也。”

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声期，声宜为启或曰荣益期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瑟瑟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为乐者，何也？”期对曰：“吾乐甚多，而至者三。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人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宽者也。”得宜为待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怵怵惕也待宜为得也。慎于治身。史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参昔常闻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见人之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见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必躬行之，然后导之，是夫子之能劳也。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终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颜回史也

孔子曰：“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曾子曰：“何谓也？”子曰：“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

曾子从孔子之齐，齐景公以下卿之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之君子遗人以财不若善言，今夫兰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嗽之，则易之匹马，非兰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愿子详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择处，游必择方，仕必择君，择君所以求仕，择方所以修道，迁风移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闻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贤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穷，马絃斩足而复行，何也？以其辅之者众。”孔子曰：“与富贵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发言不逆，可谓知言矣；言而众向之，可谓知时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也。以贵而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也；以达而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逸，从欲则败。是故鞭朴之子，不从父之教，刑戮之民，不从君之令，此言疾之难忍，急之难行也。故君子不急断，不急制，使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积有数，车器有限，所以防乱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人所由之令。”教令之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坚勇而好问，必胜；智而好谋，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听。非其地，树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立入也非其人，如会聋而鼓之。夫处重擅宠，专事妒贤，愚者之情也，位高则危，任重则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则没；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则倾。是故君子不可不严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齐高庭问于孔子曰：“庭不旷山，不直地，庭高庭名也旷隔也不以山为隔踰山而来直宜为植不根于地而远来也衣穰而提赘，穰蒿草衣提持赘所以执为礼也精气以问事君子之道，愿夫子告之。”

孔子曰：“贞以干之，真正以为干植敬以辅之，施仁无倦，见君子则举之，见小人则退之。去汝恶心而忠与之，效其行，修其礼，千里之外，亲如兄弟。行不效，礼不修，则对门不汝通矣，夫终日言，不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惧以除患，恭俭以避难者也。终身为善，一言则败之，可不慎乎。”

辩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获如玉缶，其中有羊焉，使使问孔子曰：“吾穿井于费，而于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闻者，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羆羊也。”

吴伐越，隳会稽，吴王夫差败越王勾践栖于会稽吴又隳之会稽山也隳毁者也获巨骨一节，专车焉。吴子使来聘于鲁，且问之孔子，命使者曰：“无以吾命也。”宾既将事，乃发币于大夫及孔子，赐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饮酒既彻俎而燕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如为大？”孔子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专车焉，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守山川之祀者为神诸侯社稷之守为公侯，但守社稷无山川之祀者直为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为诸侯，皆属于王。”神与公侯之属也客曰：“防风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汪芒国名封嵎山名为添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瞿氏，今曰大人。”周之初及当孔子之时其名异也有客曰：“人长之极，几何？”孔子曰：“焦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

孔子在陈，陈惠公宾之于上馆，时有隼集陈侯之庭而死，隼鸟也始集庭便死楛矢贯之石弩，楛木名弩箭镞其长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馆而问焉。孔子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氏之矢，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信道于九夷百蛮，九夷东方九种百蛮夷狄百种使各以其方贿来贡，而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物也，以示后人，使永鉴焉，故铭其楛曰：‘肃慎氏贡楛矢，楛箭楛也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后’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亲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所以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贡焉。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牒如之。”牒匾也

郯子朝鲁，鲁人问曰：“少昊氏以鸟名官，何也？”鲁人叔孙昭子少昊金天氏也对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黄帝以云纪官，故为云师而云名。黄帝轩辕氏师长也云纪其官长而为官名者也炎帝以火，神农氏也共工以水，共工霸九州也大昊以龙，包牺氏也其义一也。火师而火名也龙师而龙名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是以纪之于鸟，故为鸟师而鸟名。自颡项氏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言不能纪远方孔子闻之，遂见郯

子而学焉。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郯小国也故吴伐郯季文子叹曰中国不振旅蛮夷之伐吾亡无日矣孔子称官学在四夷疾时之废学也郯少昊之后以其世则远矣以其国则小矣鲁公之后以其世则远矣以其国则大矣然其知礼不若郯子故孔子发此言疾时之不学也

郯隐公朝于鲁，子贡观焉。子贡时为鲁大夫也郯子执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子玉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将有死亡焉。夫礼生死存亡之体，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体，朝聘亦嘉事也不体不得其体何以能久，高仰骄，卑俯替，骄近乱，替近疾，若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郯子出奔。孔子曰：“赐不幸而言中，是赐多言。”

孔子在陈，陈侯就之燕游焉。行路之人云：“鲁司铎灾司铎官名及宗庙。”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庙。”桓公僖公陈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三日，鲁使至，问焉则桓僖也。陈侯谓子贡曰：“吾乃今知圣人之可贵。”对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阳虎既奔齐，自齐奔晋，适赵氏，孔子闻之，谓子路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子路曰：“权不在焉，岂不为乱。”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阳虎亲富而不亲仁，有宠于季孙，又将杀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齐，齐人囚之，乃亡归晋，是齐鲁二国，已去其疾，赵简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说而从其谋，祸败所终，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犹有蠹，何也？”孔子对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火大火火星也蛰蛰虫也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几月也？”孔子曰：“于夏十月，火既没矣，今火见再，失闰也。”

吴王夫差将与哀公见晋侯，吴子鲁哀公十二年与晋侯会于黄池子服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诸侯，则伯率侯牧以见于王，伯王官侯牧方伯名伯合诸侯，则侯率子男以见于伯，伯侯牧也今诸侯会而君与寡君见晋君，则晋成为伯也。且执事以伯召诸侯，而以侯终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谓大宰嚭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有事祭所以欺吴也何也世有职焉，何景伯名自襄已来之改之，襄鲁襄公是也若其不会，则祝宗将曰吴实然，嚭言于夫差，归之。”子贡闻之，见于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于说矣，以实获囚，以诈得免。”孔子曰：“吴子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实，是听者之蔽，非说者之拙也。”

叔孙氏之车士曰子鉏商，车士持车者子姓也采薪于大野，春秋经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传曰西狩大野今此曰采薪于大野若车士子鉏商非狩者采薪西获麟瑞物时见狩获故经书西狩获麟也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于郭外。传曰以赐虞人弃之郭外将以赐虞人也使人告孔子曰：“有□而角者，何也？”孔子■觀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孙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害，吾是以伤焉。”

哀公问政第十七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犹蒲卢也，蒲卢螺螺也谓土□也取螟蛉而化之以君子为政化百姓亦如之者也待化以成，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以生也。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

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公曰：“政其尽此而已乎？”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夫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齐洁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财而贵德，所以尊贤也；爵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笃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委任使之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忠信者与之重禄也时使薄歛，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称事，所以来百工也；既廩食之多寡稱其事也送■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国家有九经，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顺于亲，不信于友矣；顺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诚于身矣。诚者，天之至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夫诚弗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之所以体定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备矣，敢问行之所始。”孔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之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而民贵用命。民既孝于亲，又顺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闻此言也，惧不能果行而获罪咎。”

宰我问于孔子曰：“吾闻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谓，敢问焉。”孔子曰：“人生有气有魂，气者，人之盛也，精气者人神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鬼，魂气归天此谓神，合鬼与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神鬼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弊于下，化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者，此神之着也。圣人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极中制为中法明命鬼神，以为民之则，明命犹尊名使民事其祖祢也而犹以是为未足也，故筑为宫室，设为宗祧，宗宗庙也祧远庙也天子特有二祧诸侯谓始祖为祧也春秋祭祀，以别亲疏，教民复古复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众人服自此听且速焉，听谓慎教令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报以二礼，二端气与魄也二礼谓荐黍稷也建设朝事，荐醒时也燔燎膋芗，所以报魄也。郁香草郁樽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后能相爱也上下谓尊卑用情谓亲也君子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不敢不自尽也。此之谓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则必哀，称讳则如见，亲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见亲之所爱，祭欲见亲颜色者，其唯文王与。诗云：‘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则文王之谓与。假此诗以喻文王二人谓父母也’祭之明日，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敬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已至谓祭事以毕不知亲飨否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为能得之矣。”

孔子家语卷第五

颜回第十八

鲁定公问于颜回曰：“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对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佚。”定公色不悦，谓左右曰：“君子固有诬人也。”颜回退后三日，牧来诉之曰：“东野毕之马佚，两骖曳两服入于■。”公闻之，越席而起，促驾召颜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问吾子以东野毕之御，而子曰善则善矣，其马将佚，不识吾子奚以知之？”颜回对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

民，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御也，升马执轡，御体正矣，马非为车步骤驰骋，朝礼毕矣，马步骤驰骋尽礼之仪也，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而犹乃求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诚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义大矣，愿少进乎。”颜回曰：“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公悦，遂以告孔子。孔子对曰：“夫其所以为颜回者，此之类也，岂足多哉。”

孔子在卫，昧旦晨兴，颜回侍侧，闻哭者之声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对曰：“回以此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又有生离别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对曰：“回闻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而不返也，回窃以音类知之。”孔子使人问哭者，果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之长诀。”子曰：“回也，善于识音矣。”

颜回问于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若此可谓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若乃穷神知礼，德之盛也。”礼宜为化

颜回问于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贤？”子曰：“武仲贤哉。”颜回曰：“武仲世称圣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称也；武仲为季氏废适立庶为孟氏所谮出奔于齐好言兵讨，而挫锐于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与邾战而败绩国人颂之曰我君小子侏儒使我败于邾夫文仲其身虽殁，而言不朽，恶有未贤？”立不朽之言故以为贤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为文仲也。然犹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则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闻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贤而使在下位不与立于朝也置六关，六关关名鲁本无此文仲置之以税行者故为不仁传曰废六关非也妾织蒲，传曰织蒲蒲席也言文仲为国为家在于贪利也三不仁；设虚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龟非文仲所有故曰虚器也纵逆祀，夏父弗忌为宋人跻僖公于闵公之上文仲纵而不禁也祠海鸟，海鸟止于鲁东门之上文仲不知而令国人祠之是不知也三不智。武仲在齐，齐将有祸，不受其田，以避其难，武仲奔齐齐庄公将与之田武仲知庄公将有难辞而不受也是智之难也。夫臧文仲之智而不容于鲁，抑有由焉，作而不顺，施而不恕也夫。不顺不恕为废适立庶武仲之所以然欲为施于季氏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今此在常当顺其事恕其施也’颜回问于君子。孔子曰：“爱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近于智也为己不重，为人不轻，君子也夫。”不重为人回曰：“敢问其次。”子曰：“弗学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仲孙何忌问于颜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可得闻乎？”回曰：“一言而有益于智，莫如预；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颜回问小人。孔子曰：“毁人之善以为辩，狡讦怀诈以为智，幸人之有过，耻学而羞不能，小人也。”

颜回问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盍慎诸焉。”孔子谓颜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犹待也莫之为也，何居为闻者，盍日思也夫。”为闻盍日有闻而后言者

颜回问于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为义之上相疾也，退而相爱；相病急欲相劝令为仁义小人于为乱之上相爱也，退而相恶。”乐并为乱是以相爱小人之情不能久亲也

颜回问朋友之际，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谓，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孙武叔见未仕于颜回，回曰：“宾之，武叔多称人之过，而已评论之。”颜回曰：“固子之来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闻知诸孔子曰：‘言人之恶，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恶，无攻人恶。”

颜回谓子贡曰：“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见第十九

子路见孔子，子曰：“汝何好乐？”对曰：“好长剑。”孔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子路曰：“学岂益哉也？”孔子曰：“夫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士而无教友则失听。御狂马不释策，御狂马者不得释棰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于檠然后可持也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哉。毁仁恶仕，必近于刑。谤毁仁者憎怒士人必主于刑也君子不可不学。”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

子路将行，辞于孔子。子曰：“赠汝以车乎？赠汝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孔子曰：“不强不达，人不以强力则不能自达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今而不信则无可复不恭失礼，慎此五者而矣。”子路曰：“由请终身奉之。敢问亲交取亲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长为善士而无犯若何？”孔子曰：“汝所问苞在五者中矣。亲交取亲，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长为善士，而无犯于礼也。”

孔子为鲁司寇，见季康子，康子不悦。当为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见之。宰予进曰：“昔予也常闻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则弗动，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谓在司寇官少日浅而屈节数矣，谓屈节数见于季孙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则将乱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治岂复可大于此者也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何不先自远刑罚，自此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宰予曰：“违山十里，螻蛄之声，犹在于耳，故政事莫如应之。”违去也螻蛄蛸蛸也蛸蛸之声去山十里犹在于耳以其鸣而不已言政事须慎听之然后行之者也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偕仕。孔子过孔蔑，而问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龙，龙宜为誓前后相因也学焉得习，言不得习学也是学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亲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之道阙也。其所亡者三，即谓此也。”孔子不悦，过子贱，问如孔蔑。对曰：“自来仕者无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而行之，是学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亲戚，是骨肉益亲也；虽有公事，而兼以吊死问疾，是朋友笃也。”孔子喟然，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犹言是人者也鲁无君子者，则子贱焉取此。”如鲁无君子者此人安得而学之言鲁有君子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赐之桃与黍焉。哀公曰：“请食。”孔子先食黍而后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雪拭桃，非为食之也。”孔子对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谷之长，郊礼宗庙以为上盛，属有六而桃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庙，丘闻之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之下者，是从上雪下，臣以为妨于教，害于义，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贡曰：“陈灵公宣淫于朝，灵公与卿共淫夏姬泄治正谏而杀之，是与比干谏而死同，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纣，亲则诸父，官则少师，忠报之心在于宗庙而已，固必以死争之，冀身死之后，纣将悔寤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治之于灵公，位在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仕于乱朝，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捐矣。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僻邪辟其泄治之谓乎。”

孔子相鲁，齐人患其将霸，欲败其政，乃选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饰而舞容玼，容玼舞曲及文马四十驷，驷四马也以遗鲁君，陈女乐，列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观之再三，将受焉，告鲁君为周道游观，观之终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若致饔于大夫，饔祭肉也是则未废其常，吾犹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乐，君臣淫荒，三日不听国政，郊又不致饔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师以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人之请，可

以死败。言妇人口请谒足以使人死败故可出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言士不遇优游以终岁也’ ”

澹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辞，而智不充其辩。孔子曰：“里语云：‘相马以舆，相士以居，弗可废矣。’以容取人，则失之子羽；以辞取人，则失之宰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长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胜焉。”

孔篴问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为，莫如勿知；亲而弗信，莫如勿亲。乐之方至，乐而勿骄；患之将至，思而勿忧。”孔篴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补其所不备。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骄人。终日言，无遗己之忧，终日行，不遗己患，唯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三拜礼焉，路出于陈蔡。陈蔡大夫相与谋曰：“孔子圣贤，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弦歌不衰，乃召子路而问焉，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率修也言非兕虎而修旷野也’吾道非乎，奚为至于此？”子路愠，作色而对曰：“君子无所困，意者夫子未仁与，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信岂以未仁故也意者夫子未智与，人之弗吾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穷者岂以吾未智也且由也，昔者闻诸夫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积德怀义，行之久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未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也，则伯夷叔齐，不饿死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也，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也，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也，则伍子胥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晋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卫，重耳晋文公也为公子时出奔困于曹卫越王勾践之有霸心，生于会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生困于会稽之时也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庸知其终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终始或者晋文公越王之时也子路出，召子贡，告如子路。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子曰：“赐，良农能稼，不必能穡，种之为稼歛之为穡良农能盖种之未必能歛获之也哉良工能巧，不能为顺，言良工能巧不能每顺人意也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赐，尔志不广矣，思不远矣。”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叹曰：“有是哉，颜氏之子，吾亦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宰主财者为汝主财意志同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子曰：“无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则乐其意，既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

曾子弊衣而耕于鲁，鲁君闻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辞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辞也？”曾子曰：“吾闻受人施者常畏人，与人者常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吾岂能勿畏乎？”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告余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颜回仲由炊之于壤屋之下，有埃墨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子贡自井望见之，不悦，以为窃食也。入问孔子曰：“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孔子曰：“改节即何称于仁义哉？”子贡曰：“若回也，其不改节乎？”子曰：“然。”子贡以所饭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为仁久矣，虽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将问之。”召颜回曰：“畴昔予梦见先人，

岂或启佑我哉？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对曰：“向有埃墨堕饭中，欲置之则不洁，欲弃之则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颜回出，孔子顾谓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张问入官于孔子。入官谓当官治民之职也孔子曰：“安身取誉为难。”子张曰：“为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专，虽有善当与下共之勿专以为己有者也教不能勿怠，怠懈已过勿发，言人已过误无所伤害勿发扬失言勿诘，有人失言勿诘角之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遂行行事勿留，直行之事勿令留滞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众从其政无违教也且夫忿数者，官狱所由生也；距谏者，虑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礼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时之所以后也；奢侈者，财之所以不足也；专独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故君子南面临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犹辜较也精智而略行之，以精知之略行举其要而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伦，存是美恶，进是利而除是害，无求其报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临之无抗民之恶，治民无抗扬之志也胜之无犯民之言，以慎胜民言不犯民量之无佞民之辞，佞犹周也度量而施政辞不周民也养之无扰于其时，爱之无宽于刑法，言虽爱民不可宽于刑法威克其爱故事无不成也若此，则身安誉至而民得也。君子以临官所见则迩，故明不可蔽也，所见迩谓察于微也所求于迩，故不劳而得也，所求者近故不劳而得也所以治者约，故不用众而誉立，凡法象在内，故法不远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于内故不远而源泉不竭尽是以天下积而不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积聚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短长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乱，政德贯乎心，藏乎志，形乎色，发乎声，若此而身安誉至民咸自治矣。是故临官不治则乱，乱生则争之者至，争之至又于乱，小乱则争之甚者又大乱至矣也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优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行为政始言民从行不从言也说者，情之导也，言说者但导达其情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善政行简易而民无怨者也言调说和则民不变，调适也言适于事说和于民则不变法在身则民象，言法度常在身则民法之明在己则民显之。若乃供己而不节，则财利之生者微矣，言自供不节于财财不可供生财之道微矣贪以不得，则善政必简矣，言徒贪于不得财善政则简略而不修也苟以乱之，则善言必不听也。详以纳之，则规谏日至，纳善言也言之善者，在所日闻，日闻善言可行于今日也行之善者，在所能为。故君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者，民之表也，迩臣便僻者，群仆之伦也。僻宜为辟便辟执事在君之左右者伦纪也为众之纪故仪不正则民失，表不端则百姓乱，迩臣便僻，则群臣污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伦，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服行则身安誉至，终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择丝麻，良工必自择貌材，贤君必自择左右，劳于取人，佚于治事，君子欲誉，则必谨其左右。为上者譬如缘木焉，务高而畏下滋甚，六马之乖离，必于四达之交衢，万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上者尊严而危，民者卑贱而神，君有爱思之心感于民故谓如神爱之则存，恶之则亡，长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临官，贵而不骄，富而能供，供宜为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图末，修事而能建业，既能修治旧事又人君能建乎功业也久居而不滞，情近而畅乎远，察一物而贯乎多，治一物而万物不能乱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亢扬也不导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则民严而不迎，迎奉也民严畏其上而不奉迎其教笃之以累年之业，不因其力，则民引而不从，引也教之以非其力之所堪则民引而不从其教也矣若责民所不为，强民所不能，则民疾，疾则僻矣。民疾其上即邪僻之心生古者圣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纁纁充耳，所以掩聪也，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优宽也柔和也使自求其宜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开示之使自索得之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则善

也。是以上下亲而不离，道化流而不蕴，**蕴滞积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则民不从其教矣，不从教，则民不习，不习则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见信也，莫善乎先虚其内，**虚其内谓直道而行无情故也**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虽服必强，**言民虽服必以威强之非心服也哉**自非忠信，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者矣，内外不相应，则无已取信于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统矣。”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困于道矣，愿息于事君，可乎？”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敬也**事君之难也，焉可息哉！”曰：“然则赐愿息而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匮竭也类善也**孝子之道不匮竭者能以类相传长锡尔以善道也’事亲之难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赐请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适也御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国家者矣’妻子之难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之难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则赐愿息于耕矣。”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宵夜綯绞也当以时治屋也亟疾也当亟乘尔屋以善治之也其复当修农播百谷言无懈怠**耕之难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则赐将无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广，则罍如也，**广反为圻罍高貌壙而高冢是也**视其高，则填如也，**填塞实貌也冢虽高而塞实也**察其从，则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复相从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贡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卫将入晋，至河，闻赵简子杀窦，犇鸣犊，及舜华，乃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犇鸣犊，舜华，晋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二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杀之。丘闻之，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其类者也。**违去也违或为诘也**鸟兽之于不义，尚知避之，况于人乎。”遂还息于郛，作盘琴以哀之？**盘操琴曲名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兴夜寐，耕芸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然而名不称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与，辞不顺与，色不悦与。古之人有言曰，人与己与不汝欺，**言人与己事实相通不相欺也**今尽力养亲而无三者之阙，何谓无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语汝，虽有国土之力，而不能自举其身，非力之少，势不可矣。夫内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则笃行，出则交贤，何谓无孝名乎。”

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馁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语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惧也，**惧慎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其谁之子犹言以谁氏子谓子路曰虽从我而不知我也**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轡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善子贡言也恶何犹言是何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则非丘之罪也。命之夫。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孔子曰：“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或也**士慎此三者，则无累于身矣。”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既为人下矣，而未知为人下之道，敢问之。”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汨之之深则出泉，汨渥树其壤则百谷滋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则出焉，死则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功虽多而无所意也。其志而无不容，为人下者当弘志如地无所不容也为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或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河目上下匡平而长颡也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丧家狗主人哀荒不见饭食故累累然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累然是不得意之貌也子贡以告，孔子欣然而叹曰：“形状永也，如丧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适卫，路出于蒲，会公叔氏以蒲叛卫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为人贤长有勇力，以私车五乘从夫子行，喟然曰：“昔吾从夫子遇难于匡，又伐树于宋，孔子与弟子行礼于大树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树焉今遇困于此，命也夫，与其见夫子仍遇于难，宁我斗死。”挺剑而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曰：“苟无适卫，吾则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义也。”卫侯闻孔子之来，喜而于郊迎之。问伐蒲，对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为蒲者，卫之所以恃晋楚也，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蒲适他国故男子欲死之不乐适也吾之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矣。”本与叔孙同伴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灵公又与夫子语，见飞鴈过而仰视之，色不悦。孔子乃逝。逝行卫蘧伯玉贤而灵公不用，弥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鱼骤谏而不从，史鱼病将卒，命其子曰：“吾在卫朝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是吾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则死无以成礼，我死，汝置尸牖下，于我毕矣。”礼饼含于牖下小斂于户内大斂于阼殡于客位也其子从之。灵公吊焉，怪而问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过也。”于是命之殡于客位。进蘧伯玉而用之，退弥子瑕而远之。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之者，死则已矣，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谓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言禹汤已下不可胜观乃问上世黄帝将为先生难言之故问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采事也辩说也卒终也其事之说也闇忽之意，闇忽友远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则予之问也固矣。”固陋不得其问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叡，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五行之气设五量，五量权衡斛尺丈里步十百抚万民，度四方，商度四方而无安定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炎帝神农氏之后也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白与黑谓之黼若斧文黑与青谓之黻若两已相戾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播时百谷，时是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宰我曰：“请问帝颡顼。”孔子曰：“五帝用说，三王有度，五帝久远故用说也三王近则有成法度汝欲一日遍闻远古之说，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闻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问。”有所问当问勿令更宿也

孔子曰：“颡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曰高阳，渊而有谋，疏通以知远，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而制义，治气性以教众，洁诚以祭祀，巡四海以宁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东极蟠木，动静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属。”底平四远皆平而来服属之也宰我曰：“请问帝喾。”孔子曰：“玄枵之孙，乔极之子，曰高辛，生而神异，

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顺天地之义，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焉，抚教万民而诲利之，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动也时，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护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化。”

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能降，伯夷典礼，夔龙典乐，舜时夔典乐龙作纳言然则尧时龙亦典乐者也舜时而仕，趋视四时，务元民始之，务先民事以为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及，莫不夷说。”夷平心说古通以为悦字

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乔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闻于四方，陶渔事亲，为陶器躬捕鱼以养父母宽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尧妻舜以二女舜动静谋之于二女叡明智通，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尧旧职，躬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载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夏后，敏给克齐，其德不爽，爽忒其仁可亲，其吾可信，声为律，身为度，以身为法度也亹亹穆穆，为纪为纲，其功为百神之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后百神得其所其惠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左右言常用也履四时，所行不违四时之宜据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赞其治，兴六师以征不序，四极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悦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语子贡，子贡以复孔子，子曰：“吾欲以颜状取人也，则于灭明改矣；吾欲以言辞取人也，则于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则于子张改之矣。”宰我闻之，惧，弗敢见焉。

孔子家语卷第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长育一岁之功万物莫敢不成’其神谓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生物者而讖纬皆为之名字亦为妖怪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法五行更王终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转相承而诸说乃谓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为帝或无可言也更古衡反王音旺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则以所生之行，转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属王天音旺康子曰：“吾闻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乱称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皞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号亦兼称上帝上天以其五行佐成天事谓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为帝五帝黄帝之属故亦称帝亦从天五帝之号故王者虽号称帝而不或曰天帝而曰天子者而天子与父其尊卑相去远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龙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业为官职。各以一行之官为职业之事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称帝也正史者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设者以祭社为祭地不亦失之远矣且土与火水俱为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为母不亦颠倒失尊卑之序也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统，则其所以相变者，皆主何事？”在木家而尚赤所以问也孔子曰：“所尚则各从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

义之着修其母兼其子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歛用昏，大事丧昏时亦黑也戎事乘骊，黑马也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大事歛用日中，日中白也戎事乘翰，翰白色马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日出时亦赤也戎事乘騂，騂马白腹牲用骍。骍赤色也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尧以火德王，色尚黄，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于四季五行用事先起于水色青是以水家避土土家尚白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独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将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谷者众矣，唯勾龙氏兼食于社，兼犹配也而弃为稷神，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可与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颡顓，其应五行，而王数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执轡第二十五

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轡策而已。”子骞曰：“敢问古之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内史掌王八柄及■事之法纳以诏王听治命孤卿大夫则策命以四方之事书则读之王制禄则费为之赏则亦如之故王以为左右手费芳未反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轡，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善御马正衔勒，齐轡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轡，策不举而极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有为德而兆民怀之，怀归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怀，其政美，其民而众称之。其民为众所称举也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无偶，威察若存，其盛以明察帝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丰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捶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无衔勒而用捶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国必亡。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修，民无修则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为乱天道也。苟乱天道，则刑罚暴，上下相谗，谄谀莫知念忠，俱无道故也。今人言恶者，必比之于桀纣，其故何也？其法不听，其德不厚，故民恶其残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祸罚，灾害并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祀官所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治官所以成圣圣通征伐所以通天下也司寇之官以成义，刑官所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事官所以成礼礼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为轡，司会均仁以为纳，纳驂马轡轡系轼前者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之戒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副故不在其六轡至当纳位故曰御四马者执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马者正身以总轡，均马力，齐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长道，可赴急疾，此圣人所以御天地与人事之法则也。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六官为轡，已而与三公为执六官，均五教，齐五法。仁义礼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无不如志，以之道则国治，冢宰治官以之德则国安，德教成以之仁则国和礼之用和为贵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通治远近则国平也以之礼则国安，事物以礼则国定也以之义则国义，义平也刑罚当罪则国平此御政之术。过失人之情，莫不有焉，过而改之，是为不过。故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乱则飭冢宰；飭谓整摄人也地而不殖，财物不蓄，万民饥寒，教训不行，风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则飭司徒；父子不亲，长幼失序，君臣上下，乖离异志曰不和，不和则飭宗伯；贤能而失官爵，功劳而失赏禄，司勋之职属之司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则飭司马；刑罚暴乱，奸邪不胜曰不义，不义则飭司寇；度量不审，举事失理，都鄙不修，财物失所曰贫，贫则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车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数百里，其所谓进退缓急，异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乱者，亦其所以为进退缓急异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观治乱，德盛

者治也，德薄者乱也。故天子考德，则天下之治乱，可坐庙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则法修，德不盛则饬，法与政咸德而不衰。法与政皆合于德则不杀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论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为有德，能行德法者为有行，行下孟反能成德法者为有功，能治德法者为有智。故天子论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论吏，治国之要。”

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万物言受气各有分数不齐同分扶问反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从一而生日者阳从奇数日数十从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偶以承奇阴以承阳辰数十二从子至亥也奇居宜反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斗次日月故以主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音不过五故五为音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为四方方有七度七主星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风之数尽于八凡虫为风风为虫也其余各从其类矣。鸟鱼生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万物之所以不同。介鳞夏食而冬蛰，介甲虫也乾吞者八窍而卵生，八窍鸟属乾下没反龠者九窍而胎生，九窍人及兽属龠壮所反疾雀反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无前齿者膏，无角无后齿者脂，淮南取此义曰无角者膏而无前有角者脂而无后膏豚属而脂羊属无前后皆谓其锐小者也昼生者类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阴主牝，至阳主牡。敢问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溪谷为牝，蚌蛤龟珠，与日月而盛虚。月盛则蚌蛤之属满月亏则虚是故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土之人丑。耗字也息土细致土羸疏者也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螟属不气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气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戾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绪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为之长；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龟为之长；鳞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此干之美也。干天地殊形异类之数，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谓之仁圣焉。”子夏言终而出，子贡进曰：“商之论也何如？”孔子曰：“汝谓何也？”对曰：“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贡治世不待世事世事之急然亦各其所能也

本命解第二十六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之命与性何谓也？”孔子对曰：“分于道谓之命，分于道谓始得为人故下句云性命之始形于一谓之性，人各受阴阳以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人始生而有不能具者五焉，目未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晴人也煦子句反然后有见，八月生齿，然后能食，三年合，然后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后能化。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阳穷反阴，故阳以阴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龋，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龋，十有四而化，一阳一阴，奇偶相配，阳奇数阴偶数桑才反此初覲反奇居宜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而礼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於此而，则自婚矣。群生闲藏乎阴，而为化育之始，阴为冬也冬藏物而为化育始故圣人因时以合偶，男子穷天数也。极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于此诗云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也冰泮而农桑

起，婚礼而杀于此。泮散也正月农事起蚕者采桑婚礼始杀言未正也至二月农事始起会男女之无夫家者奔者期尽此月故也诗云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归当及冰未泮散之盛时也。杀所戒反男子者，任天道而长万物者也，知可为，知不可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审其伦而明其别谓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听也。听宜为德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为男子长养其理也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幼从父兄，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言无再醮之端，始嫁言醮礼无再醮之端统言不改事人也。醮子肖反教令不出于闺门，事在供酒食而已，无阃外之非仪也，阃门限妇人以自专无阃外之威仪诗云无非无仪酒食是议阃苦本反不越境而奔丧，事无擅为，行无独成，参知而后动，可验而后言，昼不游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妇之德也。”行下孟反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也乱家子也世有刑人子也世有恶疾子也丧父长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矣逆家子者，谓其逆德乱家子者，谓其乱伦世有刑人子者，谓其弃于天也有恶疾子者，谓其弃于天也丧父长子。谓其无受命也妇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顺母父出无子出淫僻出恶疾出姑疾出多口舌出窃盗出不顺父母出者，谓其逆德也无子者，谓其绝世也淫僻者，谓其乱族也嫉妒者，谓其乱家也恶疾者，谓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谓其离亲也窃盗者，谓其反义也三不去者：谓有所取无所归，一也与共更三年之丧，二也先贫贱，后富贵。三也凡此圣人所以顺男女之际，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礼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其义四时也，故丧礼有举焉，有恩有义，有节有权。所以举象四时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母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尊贵贵，义之大也，故为君亦服衰三年，以义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丧不过三年，齐衰不补，坟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终也，凡此以节制者也；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治之，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百官备，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谓天子诸侯也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卿大夫士也身自执事行者，面垢而已，谓庶人也此以权制者也。亲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号，三年忧哀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也。”杀所戒反

论礼第二十七

孔子闲居，子张子贡言游侍，论及于礼。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语汝以礼，周流无不通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给夺慈仁。”巧言足恭捷给之人似仁非仁故言给夺慈仁。中陟仲反下同子贡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礼者？”子曰：“礼乎，夫礼所以制中也。”子贡退，言游进曰：“敢问礼也，领恶而全好者与？”领理恶乌故反好呼报反与羊诸反子曰：“然。”子贡问何也？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仁鬼神也；禘尝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飨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明乎郊社之义，禘尝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礼，故长幼辨以之；闺门有礼，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是以宫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轼，鬼神得其享，丧纪得其哀，辩说得其党，党类百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各得其所宜施行之加于身而措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张进曰：“敢问礼何谓也？”子曰：“礼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伥伥乎何所之，相息亮反伥三良反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以见。故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其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势，宫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轼，鬼神失其享，丧纪失其哀，辩说失其党，百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措于前，凡动之众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四海。”祖始也洽合无礼则

无以为众法无以合聚众子曰：“慎听之，汝三人者，吾语汝，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语汝有九其四大飨所以待宾之礼其五动静之威仪也语鱼据反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矣。在畎亩之中犹焉为圣人两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兴作乐一也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阍，二也下管象舞，夏钥序兴，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夏文舞也执钥钥如笛序以更作三也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四也所以大飨有四也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五也。行下孟反中陟仲反旋中矩，六也盞和中采荠，采荠乐曲名所以为和盞之节七也客出以雍，雍乐曲名在周颂八也彻以振羽。亦乐曲名九也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于礼焉，入门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鸣声终始若一故以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清庙所以颂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举事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夫礼者，理也，乐者，节也，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谬，诗以言礼不能乐，于礼素，素质于德薄，于礼虚。”非其人则礼不虛行子贡作而问曰：“然则夔其穷与？”言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者也。与音余子曰：“古之人与上古之人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达谓遍有所达非殊夫夔达于乐而不达于礼，是以传于此名也，古之人也。言达于乐多故遂传名乐凡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闻此论于夫子也，焕若发蒙焉。

子夏侍坐于孔子曰：“敢问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达于礼乐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子夏曰：“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诗礼相成，哀乐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克于四海，此之谓五至矣。”子贡曰：“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子夏曰：“敢问三无何诗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言以行与民信王教在宽民以安宁故谓之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扶伏救之，无服之丧也。”子夏曰：“言则美矣，大矣，言尽于此而已？”孔子曰：“何谓其然？吾语汝，其义犹有五起焉。”语鱼据反子贡曰：“何如？”孔子曰：“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所愿必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施及万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无私，而劳天下，此之谓五起。”子夏曰：“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至汤以大心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不迟言疾跻升也汤疾行下人之道其圣敬之德日升闻也昭假迟迟，上帝是只。汤之威德昭明遍至化行宽舒迟迟然故上帝敬其德’帝命式于九围，九围九州也天命用于九州谓以为天下王是汤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孔子家语卷第七

观乡射第二十八

孔子观于乡射，喟然叹曰：“射之以礼乐也，何以射，何以听，修身而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正鹄所射者也若夫不肖之人，则将安能以求饮？诗云：‘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的实也祈求也言发中的以求饮尔爵也胜者饮不胜者’祈，求也，求所中以辞爵。饮彼则已不饮故曰以辞爵也。中陟仲反酒者，所以养老，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辞其养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则辞以病，悬弧之义。”弧弓也男子生则悬弧于其门明必有射事也而今不能射唯病可以为辞也于是退而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焉。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列延，谓射之者曰：“子路为司马故射至使子路出延射奔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得入，人已有后又为人后故曰与为人后世也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觶而

语曰：“先行射乡饮酒故二人扬觶觶支义切幼壮孝悌，耆老好礼，好呼报切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盖去者半。”序点扬觶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而不乱者，在此位，八十九十日耄言虽老而能称解道而不乱也盖仅有存焉。”射既阕，子路进曰：“由与二三子者之为司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鼓反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从之，速召至于正门之外，主人拜宾及介，而众自入，贵贱之义别矣，别彼列反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及介升则省矣，至于众宾升而受爵，坐祭立饮，不酢而降，杀之义辩矣。杀所戒反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宾，记曰主人献之于义不得为宾也下句笙入三终主又献之是也歌鹿鸣四牡皇者华三篇终主人乃献之是也笙入三终，主人又献之，吹南陔白华华黍三篇终主人献也间歌三终，乃歌鱼丽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余者也合乐三阕，合笙声同其音歌周南召南三篇也工告乐备而遂出，乐正既告备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复升也一人扬觶，乃立司正焉。宾将欲去故复使一人扬觶乃立司正主威仪请安宾也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乐音洛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宾少长以齿，少诗照切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矣。长丁丈反降脱，升坐修爵无算，饮酒之节，盥不废朝，暮不废夕，盥晨饮早哺废盥古旦反宾出主人迎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贵贱既明，降杀既辩，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鼓反’”

子贡观于蜡。蜡索也岁十有二月索群神而祀之今之腊也。蜡助驾反孔子曰：“赐也，乐乎？”乐音洛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言醉乱也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古民皆勤苦稼穡有百日之劳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饮酒焉乐之是君之恩泽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弛施氏反

郊问第二十九

定公问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对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至而日长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启蛰之月，则又祈谷于上帝，祈求也为农祈谷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兼无仲冬大郊之事至于祈农与天子同故春秋传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而说学者不知推经礼之指归皮肤妄说至乃颠倒神只变易时日迁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此二者天子之礼也。鲁无冬至，大郊之事降杀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于南，所以就阳位也，于郊，故谓之郊焉。”兆丘于南谓之圆丘兆之于南郊也然则郊之名有三焉筑为圆丘以象天自然故谓之圆丘圆丘之人所造故谓之泰坛于南郊在南说学者谓南郊与圆丘异若是则诗易尚书谓不圆丘也又不通泰坛之名或乃谓周官圆丘虚妄之言皆不通典制也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蜃栗，必在涤三月，涤所以养生具后稷之牛唯具，别祀稷时牲亦当之三月配天之时献故唯具之也所以别事天神与人鬼也，别彼列切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犊质惠贵诚之美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地圆丘之地圜焉而祭贵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无可称之故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万物无可称之者，故因其自然之体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礼仪可得闻乎？”孔子对曰：“臣闻天子卜郊，则受命于祖庙，而作龟于祫宫，祫宫父庙也受祭天之命于祖而作龟于父庙尊祖亲考之义也。卜之日，王亲立于泽宫，以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泽宫宫也誓命祭天所行威仪也王亲受之故曰受教谏之义既卜，献命库门之内，所以诫百官也。将郊，则天子皮弁以听报，示民严上也。报白也王夙兴朝服以待白祭事后服袞郊之日，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汜扫清路，行者必止，汜遍也清路以新土无复行之弗命而民听，敬之至也。以王恭敬事天故民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天子

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大裘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大坛而脱之乘素车，贵其质也，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坛，王脱裘矣，服袞以临，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臣闻之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祭群小祀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祭天王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飨帝祭天是以君子无敢轻议于礼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问于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是以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而无陷刑之民。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者生于丧祭之礼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能教仁爱，则丧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馈养之道，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生时馈养之道同之也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虽有不孝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杀上者生于不义，义所以别贵贱，明尊卑也，贵贱有别，尊卑有序，则民莫不尊上而敬长。朝聘之礼者，所以明义也，义必明则民不犯，故虽有杀上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斗变者生于相陵，相陵者生于长幼无序，而遗敬让，遗忘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而崇敬让也，长幼必序，民怀敬让，故虽有斗变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淫乱者生于男女无别，男女无别，则夫妇失义，礼聘享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男女既别，夫妇既明，故虽有淫乱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罚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辄绳之以刑，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刑罚之源，生于嗜欲不节，失礼度者，所以御民之嗜欲，而明好恶顺天之道，礼度既陈，五教毕修，而民犹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尚犹也申令固其教也其犯奸邪靡法妄行之狱者，则饬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狱者，则饬丧祭之礼；有犯杀上之狱者，则饬朝觐之礼；有犯斗变之狱者，则饬乡饮酒之礼；有犯淫乱之狱者，则饬婚聘之礼。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虽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矣。”

冉有问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然则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礼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则曰簠簋不饬；饬整齐也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不谓之淫乱男女无别，则曰帷褻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谓之罔上不忠，则曰臣节未着；有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之罢软不胜任，则曰下官不职；言其下官不称移其职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国之纪者，不谓之干国之纪，则曰行事不请。言不请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谴让也发始发露则白冠厘纁，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縛牵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掣引而刑杀。梓昨没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则美矣，求未之闻，退而记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闻至刑无所用政，至政无所用刑。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是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

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颡五刑必即天伦。即就也就天伦谓合天意行刑罚则轻无赦，行刑罚之官虽轻犹不得作威作福刑削也，削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尽心焉。”更古行反仲弓曰：“古之听讼尤罚丽于事，不以其心，可得闻乎？”尤过也丽附也怪遇人罚之必以事相当而不与其心也孔子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别彼列反悉其聪明，正其忠爱以尽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狱，狱必三讯焉，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也有指无简，则不听也，简诚也也有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也附从轻，赦从重，附人之罪以轻为比赦人之罪以重为比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则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比毗志反是故爵人必于朝，与众共之也，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也，士遇之涂，以弗与之言，屏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与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听狱，狱之成何官？”孔子曰：“成狱成于吏，吏以狱成告于正，吏狱官吏正狱官长正既听之，乃告大司寇听之，乃奉于王，王命三公卿士参听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然后乃以狱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听命，君王尚宽宥罪虽以定犹三宥之不可得轻然后刑之者也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卖法令者也遁名改作，变言与物名也执左道与乱政者杀；左道乱也作淫声，淫逆也惑乱人之声造异服，非所常见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怪异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荡动行伪而坚，行诈伪而守之坚也。行下孟反言诈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顺其非而滑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此四诛者不以听。”不听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尽于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余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车，不粥于市；粥卖。粥余六反圭璋璧琮，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兵车旂旗，不粥于市；牺牲秬鬯，不粥于市；戎器兵甲，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中陟仲反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度，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文锦珠玉之器，雕饰靡丽，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卖成衣服非侈必伪故禁之禁卖熟食所以厉取也；■实不时，不粥于市；五木不中伐，不粥于市；鸟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凡执此禁以齐众者，不赦过也。”

礼运第三十二

孔子为鲁司寇，与于蜡，既宾事毕，毕宾客之事也乃出游于观之上，观宫门外阙周礼所谓象魏者也喟然而叹。言偃侍曰：“夫子何叹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谓三皇五帝时大道行也与三代之英，英秀谓禹汤文武也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讲习也修行也睦亲也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谓大道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言力恶其不出于身不以为德惠也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则为己，力则为人。大人世及以为常，城郭沟池以为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选，言用礼义为之选也未有谨于礼，礼之所兴，与天地并，如有不由礼而在位者，则以为殃。”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达于丧祭乡射冠婚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则天下国家可得以礼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礼，何也？”孔子曰：“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也，幽厉二王者皆伤周道也吾舍鲁何适？鲁有圣人之风犹胜诸国也夫鲁之郊及禘皆非礼，言失于礼而亡其义周公其已衰矣。子孙不能行其礼义杞之郊也禹，杞夏后本郊鯀周公以鯀非令德故令杞郊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后，周公摄政致太平，而与天子同是礼也。诸侯祭社稷宗庙，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谓大嘉。今使祝嘏辞说，徒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言君臣皆当知辞说之意议也是谓幽国；幽敝于礼醢及尸君，非礼也，夏曰醢殷曰斃非王者之后则尸与君不得用是谓僭君；僭侈之君冕弁

兵车，藏于私家，非礼也，大夫称家冕弁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诸侯大夫冕弁服归设奠后此谓不得赐而藏之也是谓胁君；迫于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礼也，大夫无田者不为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礼是为乱国。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三年之丧，与新有婚者，期不使也。以衰裳入朝，与家仆杂居齐齿，非礼也，是谓臣与君共国；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天子适诸侯，必舍其宗庙，而不礼籍入，所谓临诸侯将舍宗庙先告其鬼神以将入止也是谓天子坏法乱纪；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谑戏夫礼者，君之柄，柄亦秉持所以别嫌明微，俟鬼神，考制度，列仁义，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弊则法无常，法无常则礼无别，礼无别则士不仕，民不归，是谓疵国。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于身不可以假人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令所谓则天之明命降于社，之谓教地，所谓因地之利降于祖庙，之谓仁义，奉祖庙弥近弥亲弥远弥尊仁义之道也降于山川，之谓兴作，下命所谓祭山川者谓其兴造云雨作生万物也降于五祀，之谓制度，下命使事五祀者以其能为人事之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此则固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翫其所乐，民之治也。言圣人常所存处者礼之次序常所玩乐者民之治安也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于无过之地。时及财天地之所以生而师以教之君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于无过之地也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养，非养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则有过，为君徒欲明人而已则过谬也故养人则不足，时君失政不能为民所养事人则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养君以自安，事君以自显，是以礼达而分定。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人皆爱惜其死而患其生之无礼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国有患，君死社稷为之义，大夫死宗庙为之变。大夫有去就之义未必常死宗庙者其死宗庙者权变为也凡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贪之必有致之也必知其情，从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欲恶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会，五行之秀。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载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四气而后月生，月生而后四时行焉布五行和四时四气而后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阴道不常满故十五日满十五日缺也五行之行，共相竭也。竭尽也水用事尽则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尽也五行四气十二月，还相为本；用事者为本也五声五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五声者宫商角征羽也管十二月也一月一管阳律阴吕其用事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五味酸苦咸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属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质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主。五色者青赤白黑黄学记曰水无当于五色五色不得不彰五色待水而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于天地间如五藏之有心矣人有生最灵心五藏最圣也而五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圣人作则，作为则法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天地为本则万物苞在于其中以阴阳为端，故情可；阴阳之为情始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四时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业可别；日以纪昼星以纪夜故事可得而分别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有度量以成四时犹功业各有分理也艺犹理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五行终则复始故事可修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四灵鸟兽之长四灵为畜则饮食可用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而鱼鲔不谗；谗潜藏也凤以为畜，而鸟不；麟以为畜，而兽不；况必反越况越反龟以为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龟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龟，列祭祀，瘞，缙，宣，祝嘏，瘞谓祭祀之瘞缙谓若增封太山宣谓播宣扬之。瘞于列反缙慈陵反嘏举下反设制度，

祝嘏辞说。故国有礼，官有御，治也职有序，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故飨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庙，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俟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养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蓍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是以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孝慈之道为远近所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郊社宗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言礼之宝藏夫礼必本于太一，太一者元气也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即上所为命降于天地祖庙也其官于天也，官为职分也言礼职分皆从天下来也协于分艺，艺理其居于人也，曰养。言礼之于人身所以养成人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之于人，犹酒之有糝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圣人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耨除秽也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有可以义起焉；义者艺之分，仁之节，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失之者丧；仁者义之本，顺之体，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为礼而不本于义，犹耕之而弗种；为而不讲于学，犹种而弗耨；讲之以学，而不合以仁，犹耨而不获；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不肥。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苑滞积也并行而不谬，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言有理也连而不相及，言有叙也动而不相害，此顺之至也。明于顺，然后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长守危夫礼之不同不丰杀，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合礼安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用水渔人以时入泽梁乃溉灌用火季春出火季秋纳火也用金以时采铜铁用木斧斤以时入山林饮食各随四时之宜者也冬合男女，春颁爵位，必当年德，皆所顺也。用民必顺，悦以使民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出银瓮丹灶之器及象车也河出马图，龙似马负图出凤凰麒麟，皆在郊擗，龟龙在宫沼，其杂鸟兽及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循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此顺之实也。”

孔子家语卷第八

冠颂第三十三

邾隐公既即位，将冠，使大夫因孟懿子问礼于孔子。子曰：“其礼如世子之冠。冠于阼者，以着代也，阼主人之阶以明其代父醮于客位，加其有成，冠于阼若不体则醮用酒于客位敬而成之户西为客位。醮子肖反三加弥尊，导喻其志，喻其志使加弥尊宜敬成始缙布次皮弁次爵弁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虽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其礼无变，天下无生而贵者故也。行冠事必于祖庙，以裸享之，礼以将之，裸灌鬯也灌鬯以享神享献将行也鬯刃亮反以金石之乐节之，金石者钟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长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虽幼，其即位则尊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则诸侯之冠，异天子与？”怪天子无冠礼如诸侯之冠故问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丧，是亦冠也已，人君无所殊也。”诸侯亦人君与天子无异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礼也。”懿子亦诸侯无冠则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诸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诸侯冠礼有自来矣，今无讥焉。言有所从来故今无所讥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摄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书亦曰岁十有三武王崩元年六月葬与此若合符而说者横为年纪蹙促成年少又命周

公武王崩后五月乃摄政良可为冠与痛哉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亦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颂曰：‘祝王达而未幼。’祝雍辞曰：‘使王近于民，常得民之心也远于年，寿长啻于时，啻爱也于时不夺民时也惠于财，亲贤而任能。’其颂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职，袞职盛服有礼文也钦若昊命，钦敬若顺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谓之六合言为之法式率尔祖考，永永无极。’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诸侯之冠，其所以为宾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则以卿为宾，无介公自为主，迎宾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则如士，飧之以三献之礼，既醴，降自阼阶。诸侯非公而自为主者，其所以异，皆降自西阶，西阶宾也玄端与皮弁，玄端缁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异朝服素毕，服朝而毕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着祭服其酬币于宾，则束帛乘马，已冠而飧既飧与宾币谓之币乘马驷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拟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拟诸侯冠礼也皆天子自为三，其礼与士无变，飧食宾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缁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斋则缁之，其纁也吾未之闻，言今有纁未闻之于古古无纁也纁冠之饰也今则冠而币之，可也。”今不复冠币布币之不复者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异何也？”孔子曰：“周弁，殷皐，夏收，一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纁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常所服之冠也

庙制第三十四

卫将军文子将立三军之庙于其家，文子名弥牟使子羔访于孔子。子曰：“公庙设于私家，非古礼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问尊卑上下立庙之制，可得而闻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设祖宗，祖有功宗有德乃为亲疏贵贱多少之数。是故天子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七，太祖近庙，皆月祭之，近谓高祖下亲为近远庙为祧，有二祧焉，祧远意亲尽为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祧吐雕反享尝乃止；四时祭也诸侯立五庙，降天子二也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曰祖考庙，始祖庙也享尝乃止；大夫立三庙，降诸侯二也一昭一穆，与太祖而三，曰皇考庙，享尝乃止；士立一庙，降大夫二也曰考庙，王考无庙，合而享尝乃止；祖合于父庙中庶人无庙，四时祭于寝。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变也。自有虞以至于周周礼不异而说者以周有庙以有文武故祧当迁者而以为文庙或有甚矣礼典皆有七庙之文唯丧服小记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以其祖所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谓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庙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立七庙矣则丧服小记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之所谓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谓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殷周禘尝五年大祭而及应为太祖者，则其庙不毁，不及太祖，虽在禘郊，其庙则毁矣。诸禘享考无庙郊亦无庙后稷之所以有庙自以太祖故曰不为太祖虽在禘郊其庙则毁据后稷而言殷人不郊■以■有大功契既为太祖之庙若复郊则■永不与于祀典是以郊■者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祖宗者不毁之名其庙有功者谓之祖至于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谓之周武王是二庙自有祖宗乃谓之二祧又以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谓达圣指失实事也

子羔问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异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庙可也。”若有虞宗尧，夏祖颛顼，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曰：“善，如汝所闻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庙可以不毁，其它祖宗者，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憩。’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憩席也周人之于邵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

辩乐解第三十五

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

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孔子有所谬然思焉，**谬然深思貌有所睪然高望而远眺。**”**眺见也。睪羊益反。眺他吊反**曰：“丘迨得其为人矣，近黹而黑，**黹黑貌。黹敕感反**顾然长，**顾长貌。顾渠希反**旷如望羊，**旷用志广远望羊远视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后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为此。**”师襄子避席叶拱而对曰：“**叶拱两手薄其心也**君子圣人也，其传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得其时阜盛也**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惧而自悔，静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过而能改，其进矣乎。”

周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诫之以久，何也？”**武谓周武备诫击鼓警众也**对曰：“病疾不得其众。”**病忧也忧恐不得其士众之心敬者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欲淫滋味**对曰：“恐不逮事。”**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众事**“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厉病备戒虽久至其发作又疾**对曰：“及时事。”**欲令事及时**“武坐致右而轩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对曰：“非武坐。”**言无武坐**“声淫及商，何也？”**言声欲淫贪商**对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为天下除残贼非苟贪商**孔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孔子曰：“唯，丘闻诸苌弘，若非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诫之以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矣而又久立于缀，何也？”子曰：“居，吾语尔。夫乐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为乐语****鱼据反**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总持干若山立不动**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志在鹰扬**武乱皆坐，周邵之治也。**武乱武治皆坐而以象安民之事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反，**诛纣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国是疆，**言有南国以为疆界**五成而分陕，周公左，邵公右，**分东西而治也**六成而复缀，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六成谓舞之节解也众夹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国；**夹武王四面会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与纣同恶也**分陕而进，所以事蚤济；**所以分陕而蚤进者欲事蚤成**久立于缀，所以待诸侯之至也。今汝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车，则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又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禄父武王崩禄父叛周公诛之封微子于宋以为殷后禄父不成殷后故成言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旧，以复其位，**商容商之礼仪其位旧居也**传说多以商容为殷之贤人或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犹索也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弛尸纸反**庶士倍禄。既济河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桃林西方塞也**华胡化反车甲则衅之，而藏之诸府库，以示弗复用。倒载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命之曰韃囊，**言所以藏弓矢而不用者将率之士力也故使以为诸侯为之韃囊也。**将即亮反率徒对反韃居言反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修郊射，**郊有学官可以习礼**左射以狸首，右射以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左东学右西学狸首驺虞所为节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脱剑；**裨冕之属通谓之裨冕脱剑解剑也**虎符分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后民知所以敬亲。**亲耕籍田所以奉祭祀之粢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酹，**食已饮酒谓之酹也酹音胤**冕而总干，**亲在舞位**所以教诸侯之弟也。如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问玉第三十六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何也？为玉之寡而珉多欤？”
 孔子曰：“非为玉之寡故贵之，珉之多故贱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缜密致密貌栗坚也缜之忍反致直利反廉而不刿，义也；割而有廉隅而不割伤也刿呼外反垂之如坠，礼也。礼尚谦卑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讙然乐矣。讙断绝貌似乐之息。讙曲勿反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瑜其忠美者也孚尹旁达，信也；孚尹玉貌旁达言似者无不通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精神本出山川是故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敦厚书之失诬，知远之失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精微之失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之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天有四时者，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吐纳雷霆，流形庶物，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清明之德在身也则其气志如神也有物将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将至必先有兆应之者也是故天地之教，与圣人相参。其在诗曰：‘嵩高惟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岳降神灵和气生申甫之大功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干美其宗族世有大功于周甫侯相穆王制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四国于蕃，四方于宣，言能藩屏四国宣王德化于天下也此文武之德；言文武圣德笃佐周家正为先王良佐成中兴之功失其文德，协此四国，毛诗失其文德失陈协和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问。诗云：‘明明天子，令问不已，三代之德也。’”
 令力正反下同

子张问圣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师乎，吾语汝，圣人明于礼乐，举而措之而已。”子张又问，孔子曰：“师，尔以为必布几筵，揖让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必行缀兆，执羽钥，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可履，礼也；行而可乐，乐也。缀知劣反乐上音洛下音岳圣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万民顺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礼也。夫礼之所以兴，众之所以治也；礼之所以废，众之所以乱也。目巧之室，则有隙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隙阼之位室西南隅谓之隙阼阼阶也阼于到反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并随，立则有列序，古之义也。室而无隙阼，则乱于堂室矣；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次矣；乱于上席之次第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上矣；行而无并随，则乱于阶涂矣；升阶涂无并随则阶涂乱列而无次序，则乱于着矣。着所立之位也门屏之间谓之着也昔者明王圣人，辩贵贱长幼，正男女内外，序亲疏远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涂出也。”

屈节解第三十七

子路问于孔子曰：“由闻丈夫居世，富贵不能有益于物，以道济物不为身也处贫贱之地，而不能屈节以求伸，则不足以论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者，所以有待，待知求也求伸者，所以及时。及良时也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
 合于义也乃行孔子在卫，闻齐国田常将欲为乱，专齐有君之心也而惮鲍晏，鲍氏晏氏齐之卿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鲁。孔子会诸弟子而告之曰：“鲁父母之国，不可不救，不忍视其受敌，今吾欲屈节于田常以救鲁，二三子谁为使？”于是子路曰：“请往齐。”孔子弗许。子张请，又弗许。子石请，又弗许。三子退谓子贡曰：“今夫子欲屈节以救父母之国，吾三人请使而不获，此则吾子用辩之时也，吾子盍请行焉？”子贡请使，夫子许之。遂如齐，说田常曰：“今子欲收功于鲁实难，不若移兵于吴则

易。”易以鼓反田常不悦，子贡曰：“夫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吾闻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则大臣不听令，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鲍晏等率师若破国则益尊者也而子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而与大臣争，如此则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鲁矣，不可更，更音耕如何？”子贡曰：“缓师，吾请于吴，令救鲁而伐齐，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许诺。子贡遂南说吴王曰：“王者不灭国，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齐国而私千乘之鲁，与吾争强，甚为王患之。且夫救鲁以显名，以抚泗上诸侯，泗水名也洙暴齐以服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吴王曰：“善，然吴常困越，越王今苦身养士，有报吴之心，子待我先越，然后乃可。”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而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必私鲁矣，王方以存亡继绝之名，弃齐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而不计难，难乃旦反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义者不绝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霸业盛矣。且王必恶越，臣请见越君，令出兵以从，此则实害越而名从诸侯以伐齐。”吴王悦，乃遣子贡之越。越王郊迎，而自为子贡御，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足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说音税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后可，则破越必矣。’且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发而先闻者，危矣，三者举事之患矣。”勾践顿首曰：“孤尝不料力，而兴吴难，难乃旦反受困会稽，痛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内变，申胥以谏死，申胥伍子胥也大宰嚭嚭吴王佞臣也嚭音鄙反用事，此则报吴之时也。王诚能发卒佐之，以邀邀激其志射其志，而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则其伐齐必矣，此圣人所谓屈节求其达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若胜，则必以兵临晋，臣还北请见晋君共攻之，其弱吴必矣。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顿首，许诺。子贡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种，顿首言于吴王曰：“越悉境内之士三千人以事吴。”吴王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可乎？”子贡曰：“悉人之率众，又从其君，非义也。”吴王乃受越王卒，谢留勾践。遂自发国内之兵以伐齐，败之。子贡遂北见晋君，令承其弊，吴晋遂遇于黄池，越王袭吴之国，吴王归与越战，灭焉。孔子曰：“夫其乱齐存鲁，吾之始愿，若能强晋以弊吴，使吴亡而越霸者，赐之说之也。美言伤信，慎言哉。”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吴以二十二年灭时吴知已将亡而言之也

孔子弟子有宓子贱者，仕于鲁为单父宰，单音善恐鲁君听谗言，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辞行，故请君之近史二人与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宓音密令二史书，方书辄掣其肘，书不善，则从而怒之，二史患之，辞请归鲁。宓子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而归矣。”二史归报于君曰：“宓子使臣书而掣肘，书恶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来也。”鲁君以问孔子。子曰：“宓不齐，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节治单父，将以自试也，意者以此为谏乎？”公寤，太息而叹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乱宓子之政，而责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无以知其过，微夫子，寡人无以自寤。”遽发所爱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单父非吾有也，从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决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诏，遂得行其政，于是单父治焉。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百姓化之。齐人攻鲁，道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今齐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麦，请放民出，皆获传郭之麦，可以益粮，且不资于寇。”三请而宓子不听。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闻之怒，使人以让宓子曰：“民寒耕热耘，曾不得食，岂不哀哉？不知犹可，以告者而子不听，非所以为民也。”宓子蹴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乐音洛且得单父一岁之麦，于鲁不加强，丧之不加弱，丧身浪反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赧乃版反三年，孔子使巫马期远观政焉。巫马期阴免衣，衣弊裘，衣衣上知字下于既反入单父界，见夜渔者得鱼辄舍之。舍音舍巫马期问焉，曰：“凡渔者为得，何以得鱼即舍之？”渔者曰：“鱼之大

者名为𩺰，吾大夫爱之，其小者名为𩺰，宜为鱣新序作鱣鲍鱼之怀任之者也。𩺰戈证反吾大夫欲长之，是以得二者，辄舍之。”巫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严刑于旁，敢问宓子何行而得于是？”孔子曰：“吾尝与之言曰：‘诚于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术于单父也。”

孔子之旧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将助之以沐椁。子路曰：“由也，昔者闻诸夫子曰：‘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夫子惮矣，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孔子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𩺰。”及为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遂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女音汝夫子为之隐，佯不闻以过之。”子路曰：“夫子屈节而极于此，失其与矣，岂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闻之亲者不失其为亲也，故者不失其为故也。”

孔子家语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颜回，鲁人，字子渊，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益亲。”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称其仁焉。

闵损，鲁人，字子骞，以德行著名，孔子称其孝焉。

冉耕，鲁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恶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鲁人，有口才著名。

端木赐，字子贡，卫人，有口才著名。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艺，以政事著名。

仲由，字子路，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

言偃，鲁人，字子游，以文学著名。

卜商卫人，无以尚之，尝返卫见读史志者云：“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读史志曰：“问诸晋史果曰己亥。”于是卫以子夏为圣。孔子卒后，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师事之，而谏国政焉。

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为人有容貌，资质宽𩺰，博接从容自务居，不务立于仁义之行，子张不侮鰥寡性凯悌宽𩺰故子贡以为未仁然不务立仁义之行故子贡激之以为未仁也孔子门人友之而弗敬。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齐尝聘欲与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则忧人之事，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参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娶。其子元请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岁，有君子之姿。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仕鲁为大夫也。

高柴，齐人，高氏之别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岁，长不过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而有法正，少居鲁，见知名于孔子之门，仕为武城宰。

宓不齐，鲁人，字子贱，少孔子四十九岁。仕为单父宰，有才智，仁爱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须，鲁人，字子迟，少孔子四十六岁，弱仕于季氏。

有若，鲁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岁。为人强识，好古道也。

公西赤，鲁人，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束带立朝，闲宾主之仪。

原宪，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岁。清静守节，贫而乐道，孔子为鲁司寇，原宪尝为孔子宰。孔子卒后，原宪退隐，居于卫。

公冶长，鲁人，字子长，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

南宫适，鲁人，字子容，以智自将，世清不废，世浊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齐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是故未尝屈节人臣。孔子特叹贵之。

曾点，曾参父，字子皙，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论语所谓浴乎沂，风平舞雩之下。

颜由，颜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学于阙里而受学，少孔子六岁。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特好易，孔子传之志焉。

漆雕开，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岁，习尚书，不乐仕。孔子曰：“子之齿可以仕矣，时将过。”子若报其书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书意孔子悦焉。

公良儒，陈人，字子正，贤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车五乘从。

秦商，鲁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岁。其父董父，父音甫与孔子父叔梁纥俱力闻。

颜刻，鲁人，字子骄，少孔子五十岁。孔子适卫，子骄为仆，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而令宦者雍梁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颜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诗云：‘觐尔新婚，以慰我心。’”慰安乃叹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为性躁，好言语，见兄桓魋行恶，牛常忧之。

巫马期，陈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岁。孔子将近行，命从者皆持盖，已而果雨。巫马期问曰：“旦无云，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问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毕，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齐人，字叔鱼，少孔子三十九岁。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谓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过。”从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卫人，字子开，一字张。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弔焉，孔子弗許，曰：“非义也。”

冉儒，鲁人，字子鱼，少孔子五十岁。

颜辛，鲁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岁。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岁。

公孙宠，卫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

曹卼，少孔子五十岁。

陈亢，陈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岁。

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斑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见孔子而问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学岂能识于壮哉？”孔子曰：“然少成则若性也，习惯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蒧，字子偕。

公祖兹，字子之。

廉洁，字子曹。

公西与，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减，字子尚。

穰骝赤，字子从。

冉季，字子产。
薛邦，字子从。
石处，字里之。
悬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泽，字子秀。
任不齐，字子选。
荣祈，字子祺。
颜诜，字子声。
原桃，字子籍。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从，字子文。
燕级，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勾井疆，字子疆。
步叔乘，字子车。
石子蜀，字子明。
邾选，字子饮。
施之常，字子常。
申绩，字子周。
乐欣，字子声。
颜之仆，字子叔。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弟
漆雕侈，字子歛。
悬成，字子横。
颜相，字子襄。

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以圻内诸侯入为王卿士。微国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纣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汤祀。武王崩而与管蔡霍三叔作难，周公相成王东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于殷。后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后，故号微仲，生宋公稽胄子，虽迁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为称，故二微虽为宋公，而犹以微之号自终，至于稽乃称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缙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曰：“ 瞰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

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_三廟見，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勇，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赐，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齐太史子与适鲁，见孔子，孔子与之言道。子与悦曰：“吾鄙人也，闻子之名，不睹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宝贵也，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将垂宝以贻后世。”遂退而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嗣，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天所祚也。成汤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着矣。然凡所教诲，束修已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两大，吾闻圣人之后，而非继世之统，其必有兴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将施之无穷，虽欲辞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贡闻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岂若是哉？乱而治之，滞而起之，自吾志，天何与焉。”

终记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_{作起}负手曳杖，逍遥于门，而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_{梁木木主为梁者？人其萎乎！}”_{萎顿}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吾将安杖；_三人其萎，吾将安放。_{放法。放去声}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叹而言曰：“赐，汝来何迟。予畴昔梦坐奠于两楹之间，_{畴昔犹近昨夜两楹之间殷人所殡处而具奠于殡处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即与宾主夹之，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_{言天下无明主莫能宗己}道临终其有命伤道之不行也余逮将死。”遂寝病，七日而终，时年七十二矣。哀公诔曰：“昊天不吊，不慙遗一老，_{吊善也慙愿且一老孔子也。慙鱼仅切}俾屏余一人以在位，_{兢兢余在疚，疚病于乎哀哉！}尼父无自律。”父丈夫之显称律法言无以自为法子贡曰：“公其不没于鲁乎？夫子有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_{一人天子之称也}君两失之矣。’”既卒，门人所以服夫子者，子贡曰：“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于是弟子皆吊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则由经。子夏曰：“入宜经可居，出则不经。”子游曰：“吾闻诸夫子丧朋友，居则经，出则否，丧所尊虽经，而出可也。”孔子之丧，公西掌殡葬焉，_{啥以疏米三贝，疏粳米礼记曰稻曰嘉疏经徒结反}袭衣十有一称，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环，径五寸而_三组绶，_三杂色组绶所以系象环。_三巨箕反组则古反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庙置翼，设披周也，设崇殷也，_{绸练设旒夏也，披枢行夹引棺者崇崇牙旌旗饰绸练以旌之杜于葬乘车所建也疏练广克长寻曰旒也。翼色甲反绸直留反兼用三王礼，所以尊师且备古也，葬于鲁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为偃斧之形，高四尺，树松柏为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丧之礼。既葬，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贡谓之曰：‘吾亦人之葬，圣人非圣人之葬，人子奚观焉。昔夫子言曰：‘见吾封若夏屋者，_{夏屋今之殿形中高而四方下也}见若斧矣，从若斧者也，_{上难登狭又易为功马三}，封之谓也。’俗间之名。_三力叶反又作鬣今徒一日三斩板而以封，_{板盖广二尺长六尺斩板谓斩其缩缩斩上傍杀盖高四尺也}尚行夫子之志而已，尚庶何观乎哉？”二三子三年丧毕，或留或去，惟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正论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齐，齐侯出田，田猎招虞人以旌不进，虞人掌山泽之官也公使执之对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孔子闻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道为恭敬之道见君召便守官非守召不也君子韪之。”韪是

齐国师伐鲁，国师齐卿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师御之，樊迟为右，非不能也，不信子，言季孙德不素着为民所信也请三刻而踰之，与众要信三刻而踰蒲也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齐军遁，遁逃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闻之曰：“义也。”在军能却敌合于义既战，季孙谓冉有曰：“子之于战，学之乎？性达之乎？”对曰：“学之。”季孙曰：“从事孔子，恶乎学？”冉有曰：“即学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圣无不该，该包文武并用、兼通，求也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季孙悦，樊迟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孙于是乎可谓悦人之有能矣。”

南容说仲孙何忌既除丧，除父禭子之丧而昭公在外，时为季孙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为卿大夫定公即位，乃命之，辞曰：“先臣有遗命焉，僖子病不知礼及其将死而属其二子使事孔子曰：‘夫礼，人之干也，非礼则无以立。’嘱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学礼，以定其位。”公许之。二子学于孔子。孔子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云，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矣，惩己所病，以诲其嗣，大雅所谓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是类也夫。”诒遗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遗其子孙加谋学安敬之道也

卫孙文子得罪于献公，居戚，文子卫卿林父得罪以戚叛也公卒未葬，文子击钟焉。延陵季子吴公子札适晋，过戚闻之曰：“异哉！夫子之在此，犹燕子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危也惧犹未也，又何乐焉？君又在殡，可乎？”文子于是终身不听琴瑟。孔子闻之曰：“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能克己服义，可谓善改矣。”

孔子览晋志，晋之史记赵穿杀灵公，穿赵盾从弟也赵盾亡，未及山而还，山晋之境史书赵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盾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乎！”孔子叹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惜盾不越境以免于讥而受弑君之责也

郑伐陈，入之，使子产献捷于晋，晋人问陈之罪焉。子产对曰：“陈亡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姬以配胡公而封诸陈介恃楚众，介大冯陵弊邑，是以有二年之告。告晋为陈所侵未获命，未得晋平陈之成命则又有东门之役。与楚共伐陈至其东门也当陈隧者，并木刊，胜陈人塞刊斫也弊邑大惧，天诱其里，诱进里善也天导其善大执陈者也启弊邑心，知其罪，校首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诛且昔天子一圻，列国一同，地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甸也自是以衰，周之制也。大国方百里从是以为差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制也而说学者以周大国方七百里失之矣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其辞顺。”孔子闻之，谓子贡曰：“志有之，志古之书也言以足志，言以足成其志文以足言，加以文章以足成其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言而无文章虽行而不远也晋为郑伯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小子慎哉。”

楚灵王汰侈，骄汰奢侈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子革煞舟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索法丘丘国聚也对曰：“夫良史者，记君之过，扬君之善，而此子以润辞为官，不可为良史。”曰：“臣又乃尝闻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肆极将过行天下，使皆有车辙，并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昭，谋父周卿士祈昭诗名犹齐景公作君臣相说之乐盖曰征招角招是也昭宜为招耳补作招以止王心，止王心之逸游王是以获殆于文官，臣闻其诗焉，而弗知，若问远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昭之愔愔乎，式昭德音，祈昭愔愔言祈昭乐之安和其法足以昭其德音者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思王之法度如金玉纯美诗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刑民之力，而无有醉饱之心。’”长而字刑伤民力用之不胜不节无有醉饱之心言无厌足灵王揖而入，馈不食，

寢不寐，数日则固不能胜其情，以及于难。孔子读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复礼为仁，克胜言能胜己私情复之于礼则为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期辱于干溪，灵王起章华之台于干溪国人溃畔遂死焉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风也，称诗以谏，顺哉。”

叔孙穆子，避难奔齐，穆子叔孙豹其兄侨如淫乱故避之而出奔齐宿于庚宗之邑，庚宗寡妇通焉而生牛，名牛穆子返鲁，以牛为内竖，竖通内外之命相家，长遂命为相家牛谗叔孙二人杀之，叔孙有病，牛不通其馈，不食而死，牛遂辅叔孙庶子昭而立之。子叔孙婼昭子既立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从顺杀适立庶，又被其邑，以求舍罪，牛取叔氏鄆三十邑以行赂也罪莫大焉，必速杀之。”遂杀竖牛。孔子曰：“叔孙昭子不劳，劳力也不以立己为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周任古之贤人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觉直昭子有焉。”

晋邢侯与雍子争田，叔鱼摄理，叔鱼叔向弟理狱官之名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弊狱邢侯，弊断罪归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韩宣子问罪于叔向，宣子晋正卿韩起也叔向曰：“三奸同坐，施生戮死可也。施宜为与与犹行生者之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置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掠美善昏乱也己恶即以赂求善为恶也贪以败官为默，默犹冒苟贪不畏罪杀人不忌为贼。忌惮夏书曰：‘昏默贼，杀，夏书夏家之书三者宜皆杀者也咎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鱼于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罪不为末，末薄或曰义，或左传作威也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诸侯会于平丘晋人淫弑莒君于卫卫人患之赂叔向叔向使与叔鱼客未追而禁之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鲁季孙见执谏于晋晋人归之季孙贵礼不肯归叔向言叔鱼能归之叔鱼说季孙季孙惧乃归也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颇偏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暴卫虐鲁杀三罪去三恶加三利也杀亲益荣，由义也夫。”

郑有乡校，乡之学校乡校之士，非论执政，明欲毁乡校。明然明子产曰：“何以毁为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否者，吾则改之。若之何其毁也。我闻忠言以损怨，不闻立威以防怨，防怨犹防水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之，不如吾所闻而药之。”药治疗也孔子闻是言也，曰：“吾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晋平公会诸侯于平丘，齐侯及盟，郑子产争贡赋之所承，所承之轻重也曰：“昔日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尊卑，贡，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内与圻外诸侯异故贡重也郑伯男南也，而使从公侯之贡，南左辅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连言之犹言公侯也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自日中争之，以至于昏。”晋人许之。孔子曰：“子产于是行也，是以为国基也。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本也子产，君子之于乐者，能为国之本则人乐艺也且曰合诸侯而艺贡事，礼也。”艺分别贡献之事也

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狎易翫习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卒，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掠盗。抄掠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必不及此。”孔子闻之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于猛，纠犹摄也猛则民残，猛政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汙危也劳民人病汙可小变故以安也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毋纵诡随，诡人随人遗人小恶者也以谨无良，谨以小惩之也式遏寇虐，惨不畏明，惨曾也当用遏止为寇虐之人也曾不畏天之明道者言威也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言能者能安近以定我王，以定安王位也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綌，不刚不柔，不竞不綌中和布政优优，百禄是遘，优优和道聚和之至也。”子产之卒也，孔子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

孔子适齐，过泰山之侧，有妇人哭于野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曰：“此哀一似重有忧者。”使子贡问之。而曰：“昔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贡曰：“何不去乎？”

妇人曰：“无苛政。”子贡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暴虎。”

晋魏献子为政，献子魏舒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栎灭，晋大夫祁氏羊舌氏故献子分其田以赏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贤举也。又将贾辛曰：“今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举汝，周有子朝之乱，贾辛帅师救周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孔子闻之曰：“魏子之举也，近不失亲，子可举而举也，远不失举，不以远故不举，可谓美矣。”又闻其命贾辛以为忠。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言我文王之诗我长配天命而行庶国亦当求多福人多福忠也，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赵简子赋晋国一鼓钟，三十斤谓之钟，钟四谓之石，石四谓之鼓，以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范宣子晋卿范自铭其刑书着鼎也。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于晋者也，以经纬其民者也。经纬犹织以成文也，卿大夫以序守之，序次序也，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晋文公既霸强于时，盖作执秩之官以为晋国法也，以为盟主。今弃此度也，而为刑鼎，铭在鼎矣，何以尊贵？民将弃神而征于书，不复戴奉上也，何业之守也？民不奉上则上无所守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乱制，夷搜之时变易军师，阳唐父为贾季所杀，故曰乱制也。若之何其为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望祀天地，诸侯祀境内，故曰祭不越望也。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四水名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乎，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求之于己，不越祀也，其不失国也宜哉。楚为吴所灭，昭王出奔，已复国者也。夏书曰：‘维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尧率犹循天常，天之常道在此冀方，中国为冀，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灭而亡。’”谓变夏桀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言善恶各有类，信出此则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

卫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归孽子朝，出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己妻之，疾诱其初妻之娣，为之立宫，与文子女，如二妻之礼。文子怒将攻之。孔子舍墟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访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则尝闻学之矣，兵甲之事，未之闻也。”退而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岂敢度其私哉？度谋亦访卫国之难也。”将止，会季康子问冉求之战，冉求既对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恨也用之则有名。”康子言于哀公，以币迎孔子曰：“人之于冉求信之矣，将大用之。”

齐陈恒弑其简公，孔子闻之，三日沐浴而适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伐之。”公弗许，三请，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也，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辞，不告季氏，退而告人曰：“以吾从大夫之后，吾不敢不告也。”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诸？”雍欢声貌，尚书云言乃雍和有诸，问有之也。孔子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则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没，太甲听于伊尹，太甲汤孙武王既丧，成王听于周公，其义一也。”

卫孙桓子侵齐，遇败焉，桓子孙良夫也，侵齐与齐师遇为齐所败也，齐人乘之，执新筑大夫，仲叔于奚以其众救桓子，桓子乃免。卫人以邑赏仲叔于奚，于奚辞，请曲悬之乐，诸侯轩悬，轩悬阙一向也，故谓之曲悬之乐，繁纓以朝，马纓当膺以索群衔以黄金为饰也许之，书在三官。司徒书，司马书，司马书服，司空书勋也。子路仕卫，见其故，以访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礼乐以器名，尊卑以名君之所司，司主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有器然后得行其礼，故曰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母敬姜也，纺绩不解。文伯谏焉。其母曰：“古者王后亲织玄紵，紵冠垂者，紵丁敢反，公侯之夫人加之紵，纓屈而上者谓之紵，紵冠之上覆也。紵为萌反，紵令戰余，二反，卿之内子为大带，卿之妻为内子，命妇成祭服，大夫之妻为命妇，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已下，

各衣其夫，社而赋事，絜而献功，男女春秋而勤岁事各祭祭而献其功也男女纺绩，愆则有辟，绩功也辟法也圣王之制也，今我寡也，尔又在位，朝夕恪勤，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堕，其何以避辟？”孔子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可谓不过矣。”

樊迟问于孔子曰：“鲍牵事齐君，执政不挠，可谓忠矣，齐庆克通于夫人鲍牵知之以告匡武子武子召庆克而让之庆克告夫人夫人怒闵子子因需公以会于诸侯高鲍去守还将及至闭门而牵客夫人诉之曰高鲍将不纳君遂刖鲍牵之足而君刖之，其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国有道则尽忠以辅之，国无道则退身以避之。今鲍疾子食于淫乱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刖，是智之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葵倾叶随日转故曰卫其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赋焉，使访孔子。子曰：“丘弗识也。”冉有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对而私于冉有曰：“求，汝来，汝弗闻乎，先王制土，借田以力，田有税收借力以治公田也而底其远近；底于平其远近俱十一而中赋里以入，而量其无有；里廛里有税度其有无为多少之入也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力作度之事丁夫任其长幼或重或轻于是鳏寡孤疾老者，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于军旅之役则鳏寡孤疾或有所共无军事则止之其岁收，田一井出获禾秉，缶米叁不是过，其岁军旅之岁一把曰秉四秉固稜穗连叁叁不可分故曰步缶十六斗曰秉也先王以为之足，君子之行，必度于礼，施取其厚，施以厚为德也事举其中，事以中为节歛从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丘十六井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赋田，将有不足。且子孙若以行之而取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则苟行之，又何访焉。”

子游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极言子产之惠也，可得闻乎？”孔子曰：“惠在爱民而已矣。”子游曰：“爱民谓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产者，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产以所乘之舆济冬涉者，是爱无教也。”

哀公问于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劝寡人使隆敬于高年，何也？”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将天下实赖之，岂唯鲁哉。”公曰：“何也？其义可得闻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富贵世禄之家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焉。年者贵于天下久矣，次于事亲，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齿，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君欲问之则为之设席而问焉八十则不仕朝，君问则就之，而悌达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并，不敢与长者并肩也不错则随，错鴈行父党随行兄党鴈行也斑白者不以其任于道路，任负也少者代之也而悌达乎道路矣；居乡以齿而老穷不匮，强不犯弱，众不暴寡，而悌达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役，五十始老不为力役之事不为田猎之徒也颁禽隆之长者，而悌达乎搜狩矣；军旅什伍，同爵则尚齿，而悌达乎军旅矣。夫圣王之教，孝悌发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搜狩，循于军旅，则众感以义，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虽闻之，弗能成。”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东益不祥，东益之宅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择贤而任不肖，国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不祥有五，东益不与焉。”

孔子适季孙，季孙之宰谒曰：“君使求假于田，特与之乎？”季孙未言。孔子曰：“吾闻之君取于臣谓之取，与于臣谓之赐，臣取于君谓之假，与于君谓之献。”季孙色然悟曰：“吾诚未达此义。”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复言假也。”

孔子家语卷第十

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

子贡问于孔子曰：“晋文公实召天子而使诸侯朝焉。晋文公会诸侯于温召襄王且使狩于河阳，因使诸侯朝，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阳，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亦书其率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见桓魋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靡侈死不如朽之速愈。”冉子仆曰：“礼，凶事不豫，此何谓也？”夫子曰：“既死而议谥，谥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庙，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属也，况自为之哉。”南宫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卫，卫侯请复之，载其宝以朝。夫子闻之曰：“若是其货也，丧不若速贫之愈。”丧失位也子游侍曰：“敢问何谓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礼，殃也，敬叔以富丧矣，而又弗改，吾惧其将有后患也。”敬叔闻之，骤如孔氏，而后循礼施散焉。

孔子在齐，齐大旱，春饥。景公问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则乘弩马，力役不兴，驰道不修，驰道君行之道，祈以币玉，君所祈请用币及玉不用牲也，祭祀不悬，不作乐也，祀以下牲，当用大牢者用少牢，此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也。”

孔子适季氏，康子昼居内寝。孔子问其所疾。康子出见之。言终，孔子退，子贡问曰：“季孙不疾而问诸疾，礼与？”孔子曰：“夫礼，君子不有大故，则不宿于外。非致齐也，非疾也，则不昼处于内，是故夜居外，虽吊之，可也。昼居于内，虽问其疾，可也。”

孔子为大司寇，国廋焚，子退朝而之火所，乡人有自为火来者，则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贡曰：“敢问何也？”孔子曰：“其来者亦相吊之道也。吾为有司，故拜之。”

子贡问曰：“管仲失于奢，晏子失于俭，与其俱失矣，二者孰贤？”孔子曰：“管仲簠簋而朱紼，缕刻而饰之，朱紼天子冕之紼，旅树而反站，旅施也，树屏也，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反站在两楹之间，人君好会，献酢礼毕，反爵于其上，山节藻梲，节柄也，刻为山云，梲梁上楹也，画藻文也，贤大夫也，而难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陋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贤大夫也，而难为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冉求曰：“昔文仲知鲁国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谓知礼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于灶以祀焉，夫灶者，老妇之所祭，谓祭灶报其功，老妇主祭也，盛于瓮，尊于瓶，非所柴也。故曰礼也者，由体也，体不备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臧武仲率师与邾人战于狐貍，遇败焉，师人多丧而无罚，古之道然与？”孔子曰：“凡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国，邑危则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诏则无讨。”诏君之教也有君教则臣无讨

晋将伐宋，使人觇之，观也，宋阳门之介夫死，阳门宋城门也，介夫被甲御门者，司城子罕哭之哀。觇之反言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悦宋，殆未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觇国乎。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子罕有焉，虽非晋国，其天下孰能当之。言虽非晋国使天下有强者犹不能当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悦其爱者，弗可敌也。’”

楚伐吴，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阳手弓。弃疾曰：“子射诸。”射之，弊一人，辄其弓。韞韬又及，弃疾谓之，又及，弃疾复谓之，毙二人，每毙一人，辄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与，亡辟故也，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闻之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子路怫然进曰：“人臣之节，当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后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杀人之心

而已。”

孔子在卫，司徒敬之卒，夫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尽声而退。遽伯玉请曰：“卫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辱相焉。”孔子许之，掘中溜而浴，室中溜力救反毁灶而缀，足袭于床，及葬，毁宗而三行也，胡不复有事于此也缀足不欲令辟戾长毁宗庙而出行神位在庙门之外也出于大门，及墓，男子西面，妇人东面，既封而归，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问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变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而已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庙，而东门襄仲卒，壬午犹绎，绎祭之明日又祭也子游见其故，以问孔子曰：“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卿卒不绎。”

季桓子丧，康子练而无衰，子游问于孔子曰：“既服练，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无衰衣者，不以见宾，何以除焉？”

郕人以同母异父之昆弟死，将为之服，因颜克而问礼于孔子。子曰：“继父同居者，则异父昆弟，从为之服；不同居，继父且犹不服，况其子乎。”

齐师侵鲁，公叔务人，昭公之子公为遇人入保，负杖而息。见先避入齐师将入保疲倦加杖颈上两手掖之休息者也保县邑小城也务人泣曰：“使之虽病，谓时徭役任之虽重，谓时赋税君子弗能谋，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则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与其邻嬖童汪錡，乘二奔敌死焉，皆殒，鲁人欲勿殒童汪錡，问于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殒乎？”鲁昭公夫人吴孟子卒，不赴于诸侯，孔子既致仕，而三吊焉，适于季氏，季氏不经，孔子投经而不拜。以季氏无故已亦不成礼子游问曰：“礼与？”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则吊者不经焉，礼也。”

公父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上下有章。”上谓夫下谓子也章别也哭夫昼哭哭子昼夜哭哭夫与子各有别也

南宮縶之妻，孔子兄之女，丧其姑而诲之髻曰：“尔毋从从尔，毋扈扈尔。”从从高扈扈大也扈言丧百无容节也。縶敕高反髻则瓜反盖榛以为笄，长尺而总八寸。总束发束发垂为饰者齐衰之总八寸也

子张有父之丧，公明仪相焉，问启颡于孔子。孔子曰：“拜而后启颡，颡乎其顺，启颡而后拜，颡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也。”孔子在卫，卫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也，小子识之。”子贡问曰：“夫子何善尔，其三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谓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识之，我未之能也。”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则哀矣，而难继也。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而变除有期。”

孟献子禔悬而不乐，可御而处内。子游问于孔子曰：“若是则过礼也？”孔子曰：“献子可谓加于人一等矣。”

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尔责于人终无已，夫三年之丧，亦以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复也言其可以歌不复久也踰月则其善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伤哉贫也，生而无以供养，死则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也，斯为之孝乎。敛手足形，旋葬而无槨，旋便称其财，为之礼，贫何伤乎。”

吴延陵季子聘于上国，适齐，于其返也，其长子死于赢博之间。赢博地名也孔子闻之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三而观其葬焉。”其斂，以时服而已；随冬夏之服无所加其圻，掩坎深不至于泉；其葬，无盟器之赠。既葬，其封广轮揜坎，其高可时隐也；既封，则季子乃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所不之，则无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礼其合矣。”

子游问丧之具。孔子曰：“称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恶于齐？”恶何齐限孔子曰：“有也，则无过礼。苟亡矣，则斂手足形，还葬悬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故夫丧亡，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祀，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

敬有余也。”

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之寝，朋友吾哭之寝门之外，所知吾哭之诸野，今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而见我吾哭于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汝拜之。知伯高而来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张往吊焉，未至，冉求在卫，摄束帛乘马而以将之。孔子闻之曰：“异哉！徒使我不成礼于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礼，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闻之，遂除之。

伯鱼之丧母也，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也？”门人曰：“鲤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礼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卫公使其大夫求婚于季氏，桓子问礼于孔子。子曰：“同姓为宗，有合族之义，故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礼虽亲尽不异之族食多少也虽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鲁卫之先虽寡兄弟，今已绝远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礼也，夫上治祖祢以尊尊之，下治子孙以亲亲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问于孔子曰：“国君之于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虽国君之尊，犹百姓不废其亲，所以崇爱也。虽以族人之亲，而不敢戚君，所以谦也。”戚亲也尊敬君不敢如其亲也

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干櫜弗与共天下也。遇于朝市，不返兵而斗。”兵常不离于身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与同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从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报之，则执兵而陪其后。”

子夏问：“三年之丧既卒哭，金革之事无避，礼与，初有司为之乎？”有司当吏职也孔子曰：“夏后氏之丧，三年既殡，而致仕，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还政于君也子哭之无时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士既葬而卒哭也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夺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无避，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鲁公伯禽有为之也。’伯禽有母之丧东方有戎为不义伯禽为方伯以不得不诛之公以三年之丧从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问于孔子曰：“记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礼，有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摄政而治，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焉。凡君之于世子，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齿于学之谓也，世子齿于学，则国人观之。曰：‘此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一曰：‘此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臣在，则礼然，而众知君臣之义矣。’其三曰：‘此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长长也，则礼然，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故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君子与臣之位，所以尊君而亲亲也。在学，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后国治。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师有父道成生人者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一谓天子也元善太子也世子之谓。’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而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于宽也大也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也。’”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君之母与妻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居处言语饮食衎尔于丧

所，则称其服而已。” “敢问伯母之丧，如之何？”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于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言如礼文意当言姑姊妹而已姊上长姑自也](#)

子夏问于夫子曰：“凡丧小功已上，虞祔练祥之祭皆沐浴。于三年之丧，子则尽其情矣。” 孔子曰：“岂徒祭而已哉。三年之丧，身有疡则浴，首有疮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毁瘠而病，君子不为也，毁则死者，君子为之，无子则祭之，沐浴为齐洁也，非为饰也。”

子夏问于孔子曰：“客至无所舍，而夫子曰：‘生于我乎馆，客死无所殡矣。’夫子曰，于我乎殡，敢问礼与？仁者之心与？”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馆人使若有之恶有之，恶有之而不得殡乎。’夫仁者制礼者也，故礼者不可不省也，礼不同不异，不丰不杀，称其义以为之宜，故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

孔子食于季氏，食祭，主人不辞不食，亦不饮而餐，子夏问曰：“礼也？” 孔子曰：“非礼也，从主人也。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食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餐而作辞曰：‘疏食不敢以伤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礼，客不敢尽礼，主人尽礼，则客不敢不尽礼也。”

子夏问曰：“官于大夫，既升于公，而反为之服，礼与？” 孔子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之为公臣，曰：‘所以游僻者，可人也。’公许，管仲卒，桓公使为之官于大夫者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贡问居父母丧。孔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情，戚容称服。” 曰：“请问居兄弟之丧。” 孔子曰：“则存乎书策已。”

子贡问于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吊于圻，周人反哭而吊于家，如之何？” 孔子曰：“反哭之吊也，丧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于斯为甚，故吊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悫，吾从周。殷人既练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从殷。” [戚犹促也](#)

子贡问曰：“闻诸晏子，少连大连善居丧，其有异称乎？” 孔子曰：“父母之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达于礼者也。”

子游问曰：“诸侯之世子，丧慈母如母，礼与？” 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鲁孝公少丧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丧之。有司曰：‘礼，国君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天之礼，而乱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示后世，无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丧慈母，练冠以燕居。’ [谓庶子王为其母也](#)遂练以丧慈母。丧慈母如母，始则鲁孝公之为也。”

孔子适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以赠之。子贡曰：“所于识之丧，不能有所赠，赠于旧馆，不已多乎？” 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恶夫涕而无以将之，小子行焉。”

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杖，礼也？” 孔子曰：“吾不知也。” 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 子贡曰：“子所问何哉？” 子路曰：“止，吾将为子问之。” 遂趋而进曰：“练而杖，礼与？” 孔子曰：“非礼也。” 子贡出，谓子路曰：“子谓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无所不知也，子问，非也，礼，居是邦则不非其大夫。”

叔孙母叔之母死，既小斂，举尸者出户，武孙从之出户，乃袒投其冠而括发。子路叹之，孔子曰：“是礼也。” 子路问曰：“将小斂则变服，今乃出户，而夫子以为知礼，何也？” 孔子曰：“由，汝问非也。君子不举人以质士。” [质犹正也](#)齐晏桓子卒，平仲羸衰斩苴经带，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丧父之礼也。” 晏子曰：“唯卿大夫。” 曾子以问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谓能远害矣。不以己知是驳人之非，憇辞以避咎，义也夫。” [记者乃举人避害之憇以辞而谓大夫士丧父母有异亦怪也](#)

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珣璠斂，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 [历级遽登](#)

曲礼公西赤问第四十四

公西赤问于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则葬之以士礼，老而政仕者，死则从其列。”

公仪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问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拾伯邑考，伯邑考文王之长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孙也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腓，立其弟衍。”子游以闻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孙。”

孔子之母既葬，将立葬焉，曰：“古者不祔葬，为不忍先死者之复见也。诗云：‘死则同穴。’自周公已来祔葬矣。故卫人之祔也，离之，有以闻焉；鲁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从鲁。”遂合葬于防曰：“吾闻之有备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谓筴之无缘而瓦不成膝，膝簠琴瑟张而不平，笙竽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簠。簠可以悬钟磬也。簠先尹反。其举反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杀人以从死谓之殉

子游问于孔子曰：“葬者涂车刍灵，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亦人也是无益于丧。”孔子曰：“为刍灵者善矣，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

颜渊之丧既祥，颜路馈祥肉于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弹琴以散情，而后乃食之。孔子尝奉荐而进，尝秋祭也其亲也恚，恚亲之奉荐也慈质也其行也趋，趋以数。言少威仪已祭，子贡问曰：夫子之言祭也，济济漆漆焉，威仪容止今夫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终日不足，继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其为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与焉，室事交于户，堂事当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彻。孔子闻之曰：“孰为士也而不知礼。”